



普列漢諾夫年譜

高放 高敬增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普列漢諾夫年譜

楚圖南

五



高放 高敬增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105210

普列汉诺夫年谱

高 放 高敬增 编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6.5插页2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7,000 册数：1—5,000

统一书号：3011·193 定价：1.30元

前 言

给历史人物编著年谱，是我国史学自宋朝以来就盛行的优良传统。到明清时，年谱名作日益增多，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年谱学。年谱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和事迹的连续性，它是撰写传记的基础，又可以说同传记构成姊妹篇。鲁迅说过：“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见《〈且介亭文集〉序言》）这可谓对编写年谱的好处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撰写《普列汉诺夫评传》的过程中，我们着重编写了《普列汉诺夫年谱》，逐年逐月记叙了他的活动，从中考察他的思想变化，藉以评论他的是非功过。年谱初稿计有十五万多字，现在择要挑选出近十万字，单独成册出版，供研究者参考。本年谱侧重记叙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述和日常活动，作为《普列汉诺夫评传》的补充。据我们所知，包括苏联学者在内，迄今尚未有人给普列汉诺夫编制过这么详尽的年谱。

在编制年谱中，我们查阅了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二十四卷本、《普列汉诺夫遗著》八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三卷本。还参考了1963年出版的英文本《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塞·哈·巴伦著）、1973年出版的俄文本《普列汉诺夫传》（恰根、库尔巴托娃合著）和1977年出版的俄文本《普列汉诺夫传》（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该书已有1980年译本），从中选取有用的材料。同时我们也发现，1963年英文

本、1977年俄文本和1980年中译本都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对此我们在本书的有关脚注中提出我们的看法。

此外，我们还整理了普列汉诺夫的别名录，编制了有关普列汉诺夫作品的三种目录，作为本书附录。其中“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外文书刊目录”，有很多是从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复印或抄写的资料译出的。尽管这些目录尚不完备，但对于研究者还是有用的。

同《普列汉诺夫评传》一样，本书仍采用中央戏剧学院画家周路石老友所画显示普列汉诺夫正在独立思考的头象作为封面图案，另请楚图南老伯为本书题笺，统此致谢！

作 者

1984年2月28日

凡 例

一、凡在我们合著的《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已详细写明的事，在本年谱中仅简略提及。

二、本年谱侧重记叙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述和日常活动，作为《普列汉诺夫评传》的补充。

三、为避免过于冗长，普列汉诺夫的大量著述没有逐篇介绍内容，仅列篇名，少数指明要点。

四、本年谱的时间一律采用公历，个别地方在括弧内注明俄国沿用的旧历（儒略历）。俄国在1918年2月14日（旧历2月1日）以后才改用公历。新、旧历每隔400年相差约三天，十九世纪公历比旧历晚十二天，二十世纪晚十三天。

五、凡未查清月份和季度的材料，统一列于每年之末。

六、凡未查清日期的材料，统一列于每月之末。

目 录

凡例

- 一、童年和学生时期（1856—1875年） 1
- 二、民粹主义时期（1875—1883年） 4
- 三、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年） 16
- 四、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08年） 62
- 五、反取消主义时期（1908—1914年） 88
- 六、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年） 109

附 录

- 一、普列汉诺夫别名录 135
- 二、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外文书刊资料目录 138
- 三、普列汉诺夫著作中译本出版记年（1923—1983年） 175
- 四、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物中介绍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
作品目录（1950—1983年） 187

一、童年和学生时期（1856—1875年）

1856年

12月11日（旧历11月29日）^①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出生于俄国中部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个拥有一百公顷土地的小地主贵族家庭。由母亲指导，在家学完了小学和中学一年级的课程，农忙季节曾参加一些农事活动。

1868年（十二岁）

8月

离开故乡，插班进入沃龙涅什陆军中学二年级学习。^②
在校前三年是班上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1872年（十六岁）

12月

在陆军中学念书时，因夜间撬门进物理研究室读书，而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一书把普列汉诺夫的诞生日期写为“12月11日（旧历11月28日）”（中文版第6页），多数书刊并非此说。如果确系旧历11月28日，那么应是公历12月10日，可见此说不确。

② 巴伦著《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说普列汉诺夫于1866年入学（见该书英文版第6页），不确。该校为六年制，普列汉诺夫插班入学，在校学习五年，1873年毕业，所以应是1868年入学。

1872—1874

受到学校“减少饮食、禁闭两天”的处分。在校后两年因不注意军事训练课，又阅读很多课外读物，分数显著下降。喜爱语文，尤其爱读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作品。

1873年（十七岁）

5月

父亲病逝。

7月

在沃龙涅什陆军中学毕业。毕业考试成绩中上等，在毕业班占第十名。

9月—12月

在彼得堡的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军官学校学习。大量阅读俄国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

12月

因不习惯于学校的军事生活，申请退学，返回家乡古达洛夫卡村。

1874年（十八岁）

8月底

去首都彼得堡念大学，顺利地通过了升学考试。

1874年9月—1876年12月

在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曾和外科医学院学生亚·伊·乌斯宾斯基在克伦威尔大街（现基洛夫大街）租房同住。

1875年（十九岁）

秋天

在自己的住所结识了革命的民粹派分子、青年工人米特罗范诺夫。

二、民粹主义时期（1875—1883年）

1875年年末

参加革命民粹派的一个小组——“暴动派”小组。后来，这个小组成了“土地和自由社”的骨干。

1876年（二十岁）

年初

参加了包括米特罗范诺夫在内的一个革命民粹派工人小组的讨论会。开始对革命理论发生兴趣，这一年初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3月

在彼得堡第一次被逮捕，提审几小时后获释。

7月—10月

回乡探望母亲等。

11月2日

在彼得堡外科医学院教堂，和认识不久的该校女生娜·亚·斯米尔诺娃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斯米尔诺娃本来已有情人，而且已有身孕；在她的情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又与普列汉诺夫相好）。

12月16日

参加了“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从1878年起称为“土地和自由社”）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首都中心举行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会后穿上工人服装深入各个工厂，为示

威游行作组织准备工作。

18日

组织并领导工人和学生**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广场举行俄国第一次政治示威**，并在会上发表反对专制制度的著名演说。

12月底

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彼得堡矿业学院开除。

1877年（二十一岁）

1月初—7月初

遵照“北方民粹派革命小组”领导人的决定，第一次流亡国外；先后在柏林、巴黎和日内瓦侨居七个月。他在柏林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巴黎会见了著名的民粹主义理论家彼·拉·拉甫罗夫。他出国后，妻子娜·亚·斯米尔诺娃于1月间生了女儿娜杰日达。

7月初

秘密返回俄国。为躲避彼得堡警察局的搜捕，去伏尔加河边的萨拉托夫城作革命宣传工作。在这里他曾第二次被捕，经简单审讯获释。

12月

妻子斯米尔诺娃生了儿子尼古拉。但这个男孩只活了几个月就夭折。从此斯米尔诺娃离开了普列汉诺夫，重新回到从流放地西伯利亚回来的她从前的情人身边。

1878年（二十二岁）

1月上旬

参加了“土地和自由社”、南俄“暴动派”等革命民粹

派组织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为病逝的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尼·阿·涅克拉索夫举行的葬礼，并被推举在葬礼上发表了颂扬涅克拉索夫的演说。

1月中旬

为彼得堡瓦西里岛子弹厂炸死六名工人一事写了传单，参加了这个工厂为被炸死的工人举行的葬礼。

8月

参加和领导了彼得堡“新新纱厂”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并起草传单，号召其他工厂支援这次罢工。在这次罢工中第三次被捕，后又获释。

8月20日

通讯《新新纱厂工人与厂方的争执》发表在《新闻报》第61号上。这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21日

文章《新新纱厂工人罢工的结束》发表在《新闻报》第62号上。

8月底

综述《彼得堡新新纱厂工人的罢工》的通讯发表在《开端报》第1号上。

4月8日

评论《再论新新纱厂的罢工》发表在《新闻报》第75号上。

10日

文章《新新纱厂罢工的结果》发表在《新闻报》第81号上。

春天

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发起和参加，“土地和自由社”第一次拟定了自己的纲领。

夏天

受“土地和自由社”的委托，来到顿河地区，在哥萨克

人当中开展反对地方自治制度的活动，并起草了革命传单《致顿河、乌拉尔、库班、捷尔斯克等地光荣的哥萨克军队》。

秋初

在彼得堡与外科医学院女生、民粹派革命青年罗莎丽娅·马尔科芙娜·鲍格拉德结为终身伴侣（直到1908年普列汉诺夫才与前妻斯米尔诺娃办理离婚手续，并与马尔科芙娜正式结婚）。因从事革命活动，生活动荡，他们在彼得堡迁了几次家，先后住在科文斯克胡同、福纳尔胡同、基罗奇街和格拉弗胡同。普列汉诺夫在首都好几次险遭逮捕，他还继续到顿河地区从事革命活动。

10月27日

从顿河地区返回彼得堡，联系印刷传单和往顿河地区增派工作人员之事，险遭逮捕。

12月27日

通讯《卡缅斯克镇。第一封信》、《新新纱厂来信》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第2期上。前一篇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骚动的情况。

12月

第一篇理论性文章《争论什么？》发表在《星期》杂志第52期上。文中坚持农民公社不会瓦解的观点，表现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正统的民粹主义者。

1879年（二十三岁）

1月27日

关于彼得堡工人风潮的通讯《凯尼格纺织厂来信》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第8期上。

1879

1月27日、3月4日

第一篇论文《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以社论名义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第3期和第4期上。文章正确指出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

3月4日

通讯《卡缅斯克镇。第二封信》、《工厂居民区的工潮》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第4期上。

4月

从《土地和自由》杂志第5期起，成为该杂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

春末

为躲避警察的逮捕，离开彼得堡到南方靠近亚速海的罗斯托夫城从事革命活动。

8月

出席了“土地和自由社”在沃龙涅什召开的代表大会。因反对恐怖主义者的错误主张，中途退出了大会。次日即声明退出“土地和自由社”。随后去基辅，同马尔科芙娜会面，他们不久又弄到假身份证返回彼得堡，住在伯爵胡同。

9月

回到彼得堡后，立即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维·伊·查苏利奇、雅·斯捷潘诺维奇等二十二人，创立了革命民粹派的新组织“土地平分社”。

11月

在民意党人的印刷所里印刷了由他起草的《土地平分社宣言》。

12月初

在彼得堡和阿克雪里罗得、斯捷潘诺维奇、捷依奇等人组成“土地平分社”的机关刊物——《土地平分》杂志编辑

部，筹备该杂志的创刊号。

12月26日

在彼得堡为即将出版的《土地平分》杂志第1期起草了社论。

1880年（二十四岁）

1月初

《土地平分》杂志印刷所被警察破获，他和一些人被通缉。“土地平分社”领导小组开会决定让他们立即离开俄国。

1月15日^①

秘密离开彼得堡（他离开后警察曾两次到家搜捕），随即越过国境，经罗马尼亚来到瑞士，开始第二次流亡国外；按预先商定的计划，很快在日内瓦与几乎同时逃到国外的查苏利奇、捷依奇会面。

1月下旬

在日内瓦开始阅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并作读书笔记。随即到大学旁听历史、经济学、地质学、动物学、解剖学和有机化学等课。

1月27日

《编辑部的话》、社论、《土地平分》等文发表在《土地平分》杂志第1期上。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一书说他于1月3日离开彼得堡（见俄文版第46页），这是指旧历，公历应为1月15日。可是该书中译本误排为1月30日（见中文版第52页）。

1880

1 月底

《土地公社及其可能的前途》一文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文中论据自相矛盾，表现出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关于农民公社的错误理论开始怀疑。

2 月

到巴黎去了两个星期，就阻止法国政府打算把参与谋杀沙皇的俄国侨民列甫·加尔特曼引渡给沙皇警察局一事，同彼·拉甫罗夫一起拜会了众议院议长莱·甘必大等，后加尔特曼被获准前往英国。

8 月—4 月

在日内瓦加入由俄侨民意党人兴办的为出版《俄国社会革命丛书》而建立的机构，他这时虽然还不是正式的编辑，但是已开始参与国外民意党人的活动。

6 月

妻子把刚生下五个月的女儿维拉寄养在友人家，独自从彼得堡来到日内瓦找普列汉诺夫，给他带来了阿克雪里罗得也准备到国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等消息。

7 月

长女维拉不幸夭折。

9 月14日

在伦敦为《土地平分》杂志第2期写了社论。

9 月底

在《土地平分》杂志第2期上发表《编辑部的评论（关于齐吉宁斯基案件）》。

11月

全家移居巴黎，在这里一直住到1881年8月。头三个月住在圣-米舍利林荫道旁的一家旅馆里。在巴黎与茹·盖得结为好友，认识了侨居在这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格·亨·福尔马尔。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到著名学府索尔博去听名教授讲人文、物理、化学、地质等课程，有时还参加工人集会。

12月

和巴黎工人一起，去火车站欢迎由于大赦从新喀里多尼亚岛流放归来的巴黎公社战士。还参加了欢迎流放归来的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的群众集会。

除夕

在自己家里同盖得一起欢度除夕，问起盖得关于他不久前在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会面的情况。他们一起畅谈了法国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探讨了工人运动向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

1881年（二十五岁）

1月

到佩尔·拉雪兹墓地参加了为英勇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路·奥·布朗基举行的葬礼。

8月上旬

一月间写的《〈土地平分〉杂志过去出版者的声明》、《致〈土地平分〉杂志编辑部的信》发表在《土地平分》杂志第8期上。

8月14日

普列汉诺夫的好友、俄国侨民尼古拉·察克尼拿着法国报纸来访，告诉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8月13日（旧历8月1日）被民意党人暗杀，侨居国外的侨民面临着受迫害、遭逮捕的危险。普列汉诺夫立刻和他一起来到拉甫罗夫的家商讨对策。

16日

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全体俄国侨民大会。普列汉诺夫在会上的发言中谴责了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活动，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弱革命政党，而不会促进国内的改革。会后随即从圣米舍利林荫道旁的一个旅馆搬到帕斯卡利街和阿拉戈林荫道拐角处的一所住宅里，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家里一贫如洗，靠给别人抄写信封得到一点收入。

5月初

移居巴黎郊区的莫里哀村，这里房租较为低廉。他在这里写完了《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一文。

5月28日

次女莉季娅-索菲娅诞生（后来成为神经病理学医生，前几年卒于巴黎）。

夏末

同民意党人商议落实了出版一套《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具体计划，第一本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准备把“恐怖活动在同俄国政府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列入“土地平分社”的纲领，这是对民意党人的原则让步。

秋天

全家移居瑞士克拉伦附近的鲍日村，在这里住到1882年夏天。马尔科芙娜先来到瑞士。因拖欠房租、食品款，普列汉诺夫不得不在法国莫里哀村暂时留下，后不久也来到瑞士。为了增加收入，普列汉诺夫曾给住在克拉伦的一个俄国地主之子补习功课。

11月

文章《政治经济领域的新潮流》以格·瓦连廷诺夫的笔名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指出应从经济领域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

12月

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自克拉伦给拉甫罗夫写信，认为俄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要他转请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写序。

1882年（二十六岁）

年初

完成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的工作，并为它写了序言。不久之后，包括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第一种，正式出版。

3月

民粹派活动家亚·德·米哈依洛夫于2月间被沙皇政府判处终身苦役，普列汉诺夫写了《忆亚·德·米哈依洛夫》一文发表于《在祖国》杂志第3期上。

4月1日

愚人节，查苏利奇和捷依奇曾开玩笑骗普列汉诺夫一起动身去克拉伦会见来到那里的马克思。

春末

为了让马尔科芙娜在伯尔尼大学医学系继续学习，决定把家迁居到伯尔尼市。普列汉诺夫经常到伯尔尼图书馆读书和写作。

5月—6月

批判文章《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经拉甫罗夫推荐，用瓦连廷诺夫的笔名，发表在1882年第5、6期《祖国纪事》杂志上（该文在1883年第9、10期续完）。此文批判了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辩

1882—1883

护士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和关于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观点。

秋天

移居日内瓦，马尔科芙娜转学到日内瓦大学医学系，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与民粹派分子吉荷米洛夫相遇，时常发生争论。

1883年（二十七岁）

3月29日—4月2日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代表大会，并以他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的共同名义致贺词，建议大会为建造马克思纪念碑而发起国际性的捐款。

春天

作为编辑部成员，为即将创刊的《“民意”导报》写了一篇评论俄国历史学家尼·雅·阿里斯托夫^①的《阿法纳西·普罗科尼也维奇·夏波夫》^②一书的文章（后发表在9月间出版的该刊第1期上）。文中已流露出对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表示失望，提出要重新审查和全面批判民粹主义，但还保留某些民粹主义观点。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1977年俄文版第71页和1980年中译本第84页都误为尼·德·阿里斯托夫。

② 阿·普·夏波夫（1830—1876年），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出身于农村下级教职人员和农民之家，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 代表，1860—1861年任喀山大学俄国史教授，1861年因发表纪念农民起义牺牲者的演说而被捕并被流放，赞同革命民粹派的观点。阿里斯托夫曾受夏波夫的影响，在许多大学教过书，1883年出版《阿·普·夏波夫的生平和著作》一书。

7月13日

第三个女儿欧仁妮娅诞生（后来定居法国，曾致力于收集、翻译和宣传普列汉诺夫遗著，1964年死于巴黎，其子克洛德·巴托现为法国外交官）。

夏天

又为即将出版的《“民意”导报》杂志第1期写专文《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尖锐批判民粹派的根本错误。此文被拉甫洛夫和吉荷米洛夫拒绝刊登，从此与民粹派彻底决裂。

三、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年）

1883年9月25日

在日内瓦罗纳河畔的咖啡馆里，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伊格纳托夫等经过商谈，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9月底

在日内瓦起草“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即《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

10月25日

在日内瓦为即将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写了序言。

11月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1册在日内瓦问世，附有《〈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出版声明》。此书的问世是普列汉诺夫由一个革命的民粹派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1884年（二十八岁）

上半年

起草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在日内瓦以单行本刊行。这个纲领正确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特点，俄国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了无产阶级面临的重大任务，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7月中旬

在日内瓦写成批判民粹主义的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

7月22日

写信给拉甫罗夫，批驳民意党人对《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责难。此信后来作为《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代序。

9月15日

和阿克雪里罗得联合起草了声明《关于出版〈工人丛书〉问题》。此声明作为序言刊于同年由“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工人丛书》第1册（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上。声明指出了出版《工人丛书》的目的：介绍欧洲工人运动的光荣历史与斗争经验，为俄国工人阶级指明斗争方向。

1885年（二十九岁）

年初

《我们的意见分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3册在日内瓦出版。

2月

在彼得堡非法报纸《工人报》（布拉戈耶夫小组创办）第2号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专门为该报写的文章——《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给彼得堡工人小组的信）》。

3月20日

在日内瓦为希·迪克斯坦的《他们靠什么生活？》一书写了序言和附言。

4月20日

在日内瓦为卡·马克思的《论贸易自由的演说》写了序

1885—1887

言。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和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于同年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之一出版。

同年

摘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神圣的家族》一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并为《星期》杂志撰写了阐述这节内容的文章，该刊未予发表。后于1892年普列汉诺夫把它作为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文本的附录刊出。

1886年（三十岁）

2月

与阿克雪里罗德合写了《致在美国的俄国工人》一文。

6月26日

反映莫罗佐夫斯克罢工的短文《俄国的罢工》，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

秋天

会见彼得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拉戈耶夫小组派来的代表。

12月底

应来自俄国和保加利亚的大学生的请求，在日内瓦的卡鲁日大街兰多利特咖啡馆大厅举办的政治经济学讲座上，作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报告。

1887年（三十一岁）

1月3日

在瑞士伯尔尼宣讲政治经济学问题。

4月—12月

得肺结核，卧床休养。从夏末起，先后在瑞士的莫尔恩、达沃斯、鲍日、安涅马斯等处疗养，病情有明显好转。

12月初和月底

在瑞士山区的达沃斯疗养院先后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两封信，建议他编写德国工人运动史或巴枯宁传，并说查苏利奇已寄来了《国际史》。

同年

一、《斐迪南·拉萨尔》（即《拉萨尔评传》的前三章）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4册上。文章认为拉萨尔犯了不少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但又为德国工人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经过修改提出“劳动解放社”纲领的第二个草案，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这个纲领草案比第一个纲领草案观点更正确，更符合俄国实际。

1888年（三十二岁）

8月

在日内瓦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册。其中刊有普列汉诺夫同阿克雪里罗得合写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编辑部的说明》，还刊有普列汉诺夫写的批判民粹派的文章《不可避免的变革》、《列甫·吉荷米洛夫〈为什么我不再成为革命者〉》、《如何争得宪法？》、《民粹主义小说家》的第一篇文章《格·伊·乌斯宾斯基》，以及一篇国内评论和一篇书评。

年底

给民粹派作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即谢·斯捷普

1888—1889

尼亚克)写一封信,建议合写一本俄国文学史——《俄国的政府和文学》一书。

同年

一、《献身于艺术的反动分子和阿·弗·斯特恩先生(去年格·普列汉诺夫致编辑部的信)》发表在《自由》杂志第15期上。

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纲领第二草案》作为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什么》的附录,在日内瓦发表。此草案以后又作为附录载于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论当前的一些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略问题》中。

三、发表了为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什么?》写的序言和注释。

四、译成俄文出版的法国工人党纲领中,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

1889年(三十三岁)

3月3日

写成文章《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同月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9册出版。后来此书又在1906年作为《鹰》杂志的附刊,在彼得堡再版。此文剖析和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列·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

3月初

以所谓无政府主义罪名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迁居到法国萨瓦省的墨尔纳赫,在这里一直住到1894年7月。

3月4日

自法国墨尔纳赫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请他迅速寄钱给马尔科芙娜，否则，难以维持生活。

5月

第四个女儿玛丽娅诞生。^①

6月

批判民粹派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任务》、《政治的社会革命评论》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期上。会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四人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名义被邀请参加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7月14日—21日

同拉甫罗夫、贝克、克朗茨、巴尔斯基、弥勒组成俄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首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提出“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当它是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的著名论点。

7月底—8月

出席第二国际巴黎成立代表大会后，作为“劳动解放社”的代表和阿克雪里罗得一起来到伦敦，第一次拜会恩格斯。

同年

写的《阿列克谢也夫演讲集序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中译本第137页说：“1889年3月4日，小女孩快满两个月的时候，母亲和婴儿都病了”。据此，小女孩应诞生于1月初或更早一些时间。实际上这句话似应改译为：“母亲和孩子都病了，1889年3月4日，小女孩诞生前两个月，普列汉诺夫写信告诉阿克雪里罗得说……”。

联合会于日内瓦出版的《工人丛书》第3分册上发表。

1890年（三十四岁）

2月

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大革命一百周年》、《民粹主义者小说家》的第二篇文章——《斯·卡罗宁》、《关于文学政治评论〈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版》。还发表了他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一篇论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论述地理特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第一篇历史哲学著作《评列·伊·梅奇尼柯夫的书》。

5月

批判民粹派的文章《再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则和策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上。

8月

《1890年的‘五一’节》、《法国的司法和俄国的间谍活动》、《国内评论》、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二篇论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上。

12月

《国际评论（1890年的工人代表大会）》、《国内评论（1890年的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一部分、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三篇论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一篇书评等，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上。

1891年（三十五岁）

5月

为五一节写了《工人每年的国际节日》，刊载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丛书》第5册上。

8月16日—22日

和查苏利奇一起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的书面报告，未出席大会。

27日

给盖得写信，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向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已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转载，请他不要拒绝刊登对它的评论。

9月

文章《1890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另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48期上。

11月2日、11日、18日

在《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第1册第7、8、9期上，刊登了用德文为该杂志写的著名哲学论文《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此文在1892年载于保加利亚文论文集《社会民主党人》第2册上，在1894年刊载于法文杂志《新纪元》第10期和第11期上。

同年

在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家里结识了后来的波兰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当时她正在苏黎世大学学习。

1892年（三十六岁）

1月3日—15日

写成文章《全俄国的破产》。此文描绘了农民的贫困生活，论述了农村的两极分化，指出1891年的饥荒使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2月12日

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对考茨基在伯恩斯坦鼓吹机会主义问题上所持的调和立场表示惊异。

5月初

为记录5月1日彼得堡工人在秘密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出版的《工人们的四次讲演文集》写序言，随后此书在日内瓦由《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印刷所出版。

5月

由他翻译为俄文的恩格斯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他为此书写的《序言》以及注释，在日内瓦作为“劳动解放社”主编的《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2卷第1册出版。此外，丛书的附录中还刊有他在1885年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神圣的家族》的一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6月

应考茨基约稿，开始写《唯物主义史论丛》，到1893年底竣稿。

年底

写了两份《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一章的原稿《奇怪的误解》和《不大的误解》，想在《北方通报》上发表，但未实现。

同年

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刊登在论文集《社会民主党人》第2册上。后一篇文章指出贫苦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把贫苦农民踢开，他们就一定会跟着社会民主党走。

二、《间谍开心》、《1891年的工人运动》、《关于索菲亚·金兹布尔格事件的起诉书的跋》、《全俄国的破产》、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四篇论文及一篇书评，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第4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

三、《全俄国的破产》由“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在日内瓦出版单行本。

四、从这一年起至1893年为自己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德文版写序言和增补。

1893年（三十七岁）

3月14日

普列汉诺夫等人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发去电报，说各国社会主义者聚会纪念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并向马克思的伟大事业的合作者恩格斯致敬。

25日

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写信谈到正在为《新时代》杂志准备写关于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马克思的一系列论文，并对恩格斯赞扬他的文章《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感到自豪。

4月1日

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文学家和翻译家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沃坚会面，谈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问题。

1893

2 月

给恩格斯写一封信，让沃坚捎去，并介绍他去伦敦会见恩格斯。

23日

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文章——《往时的有产者》。文章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就在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组织社会主义的手段。

5月4日

自法国萨瓦省墨尔纳赫给恩格斯写信，请恩格斯把他同查苏利奇为5月7日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写的贺信转交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贺信是应后者的请求而写的），并告诉恩格斯日内瓦“五一”群众游行举行得很成功。

5月

给考茨基寄去《唯物主义史论丛》中第一篇论文，即《霍尔巴赫》。考茨基旋即回信表示感谢。

同月

写成《论俄国的社会民主派——致阿·图恩〈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波兰出版者的信》。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阿·图恩写的《俄国革命运动史》于1903年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在日内瓦出版俄文版，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论文作为此书的附录刊出。

7月中旬

先后给考茨基寄去他写的《唯物主义史论丛》的第二篇论文《爱尔维修》和第三篇论文《马克思》。考茨基收到论文后于7月19日回信说，论文篇幅太长，难于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建议印成单行本。

8月6日—12日

作为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和设在纽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次会见了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战争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作了题为《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的报告以及结束语。报告谴责了荷兰代表多梅拉·纽文胡斯提出的反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主张：一旦战争爆发，立刻举行国际性的反战总罢工，拒绝服兵役。

10月

在《新纪元》法文杂志上以致编辑部信的形式发表了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报告，题为《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战争问题》。

1894年（三十八岁）

1月8日

四岁的小女儿玛丽娅患脑膜炎病死。

2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柏林的《前进报》图书出版社约请普列汉诺夫写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8月2日

给威·李卜克内西写信，说小女儿病死后虽然心情苦闷，但已经动手写作。

5月

德国斯图加特城的狄茨出版社用德文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经过增补并加了导言的专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的和历史的研究》。这原是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连载四期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的译本。这些论文在

1894

1897年曾被巴卡洛夫译成保加利亚文，在瓦尔那出版了单行本。

春天

应威廉·李卜克内西之约，用法文写成批判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章《实力和暴力（论革命策略问题）》，被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后又被译为意大利文出版于米兰。此文在反对无政府主义中起过作用，但把暴力和实力截然分开的看法是不妥的。后来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愈陷愈深。

5月底

自墨尔纳赫给恩格斯写信，信中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是革命的宣传，自由主义民粹派鼓吹的没有必要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君主专制本身能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调，实质上是借用马克思的名字维护沙皇政府的统治。信中还论述了恩格斯的著作《论俄国社会关系》对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

6月——7月

用法文写成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名著《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随后由爱·伯恩施坦译为德文，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上，接着又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此著作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受到欢迎。

7月

自墨尔纳赫给恩格斯写信，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害怕俄国农民公社的瓦解。他认为，俄国旧经济制度崩溃得越彻底，俄国就越接近革命。还告以法国政府要把他驱逐出境。

夏天

法国政府借口普列汉诺夫在1893年8月苏黎世国际社会

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批评法国政府从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是侮辱了法国，决定把他从萨瓦省的墨尔纳赫驱逐出境，他被允许暂时住在瑞士。

下半年

在日内瓦出版的《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2卷第2分册上，刊登了普列汉诺夫于7月间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一书的序言》和查苏利奇翻译的该书全文。

8月末——11月末

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和查苏利奇一同去伦敦暂住，曾住在工人区的一位侨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家里。多次拜见恩格斯。翻阅了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资料，观赏了伦敦画廊。在伦敦写成《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9月中旬

代表“劳动解放社”给法国工人党在南特城召开的代表大会写去贺信。

10月30日

自伦敦给住在本埠的恩格斯写信表示：“我把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我毕生的任务”，并希望恩格斯允许他使用恩格斯的藏书。

11月11日和13日

《亚历山大第三的统治时期》发表在《前进报》第264号和265号上。

15日

批判民粹派的文章《俄国面临制度的改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8期上。

12月底

由普列汉诺夫倡议，在日内瓦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

1895年（三十九岁）

1月初

在彼得堡用恩·别尔托夫笔名出版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名著。很快售光，以后于1905年、1906年先后在俄国国内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1月中

从伦敦回到日内瓦，获准在瑞士暂时居住。

2月2日

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写信，告以查苏利奇病于伦敦，想请奥地利医生路德维希·弗赖贝尔格给她诊治，并希望得到恩格斯帮助。

8日

恩格斯自伦敦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认为在俄国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

20日

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写信，谈到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米哈伊洛夫斯基、《资本论》俄文版译者丹尼尔·逊美化沙皇政府，给俄国革命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希望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看法。

8月8日

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写信，指出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尔·逊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沙皇政府身上，是十分反动和有害的。希望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说几句不赞成的话，那会给俄国革命带来很大的好处。

4月

《悲观主义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彼·雅·恰达也夫的悲观主义）》和《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两篇批判民粹派分子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论文，第一次刊登在彼得堡出版而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没收销毁的论文集《说明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中。

5月8日

在保加利亚《工人同志报》第27号上发表了致保加利亚同志的信。信中鼓励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全力以赴地反对保加利亚政府同沙皇俄国接近，运用一切手段孤立俄国，并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

5月—8月

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人列宁在瑞士的日内瓦和苏黎世先后举行了会晤。商谈并决定“劳动解放社”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建立固定联系，双方合作在日内瓦为俄国编辑、出版定期文集《工作者》。

5月底—6月

自日内瓦给恩格斯写信，信中谈到沙皇政府镇压了五月初的雅罗斯拉夫罢工，在莫斯科逮捕了一些革命者和进步工人。还询问恩格斯是否同意将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反杜林论》译成俄文。

6月24日

在保加利亚《工人同志报》第46号上发表了致保加利亚同志的另一封信。信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要谴责俄国政府的黩武狂热和侵略计划。他提醒保加利亚人要防止俄国的奴役。

11月

文章《奥古斯丹·梯叶里与唯物史观》第一次发表在

1895—1896

《社会变化》杂志上。

同年

同伯恩施坦、胡果、考茨基、拉法格、梅林合著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

1896年（四十岁）

元旦

为自己用法文写成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写序言。不久此书在德国斯图加特城由狄茨出版社以德文出版，用的笔名是恩·别尔托夫。该书后来于1903年在斯图加特出德文第二版。

2月

1895年底竣稿的著作《瓦·巴·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的民粹主义理论》一书，用阿·沃尔金的笔名，在彼得堡由弗·阿·季哈诺夫印刷所和石印局公开出版。

春天

在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出版的《工作者》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为该文集写的《出版者的话》。

5月初

撰写传单《五月示威》，后发表在《工作者》文集上。

5月15日

给保·拉法格写信并汇寄六十法郎，请他为俄国工人代买花圈，敬献给埋在拉雪兹基地的巴黎公社的战士。

6月24日

给拉法格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呼吁各国工人筹集捐款，援助彼得堡纺织厂、棉纱厂和机械制造厂等工厂工人的大罢工。

7月27日—8月1日

受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委托，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和波特列索夫共同起草了关于俄国工人运动成就的报告，用英文、德文印发给与会代表。随后以《1896年伦敦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题，于同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出版。

8月1日

兴高采烈地参加为庆祝伦敦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当天在海德公园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因淋雨感冒，休息几天后回到日内瓦，继续写作。

9月

用笔名乌沙柯夫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文章《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高尔采夫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只讲经济因素作用的错误观点。

年底

在日内瓦一所由舍斯塔科夫创立的大学生俱乐部里作了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俄国知识分子的任务的报告。

1897年（四十一岁）

1月11日和14日

以鲍查罗夫笔名在《萨马拉通报》第8号和第10号上发表了《谈谈历史》一文。后来，此文于1906年转载于在彼得堡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四版的附录中。此文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保尔·约瑟夫·拉孔布的《历史的社会学基础》一书的评论。

1897

4月

《俄国批判的命运》的第一篇论文——《阿·勒·沃尔斯基〈俄国评论家文艺随笔〉》，以卡缅斯基笔名开始在《新语》杂志4月号上发表，后又在7月号 and 8月号连载完。

5月

《民粹主义者小说家》第三篇文章——《恩·依·纳乌莫夫》，发表在《新语》杂志5月号上。

6月

对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文艺评论家古斯塔林·朗松所写的《法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发表在《新语》杂志6月号上。

7月和8月

《俄国批判的命运》的第二篇论文——《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以恩·卡缅斯基的笔名发表在《新语》杂志7月号 and 8月号上。

8月

普列汉诺夫收到了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秘密出版的《工人报》第1号后，当即回复，写了《致〈工人报〉编辑部的信》。信中提醒国内同志要注意防止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

9月

以卡缅斯基的笔名在《新语》杂志9月号上发表了《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论文于1899年又以保加利亚文出版。此文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用来反对唯物史观的“因素论”。

10月和11月

《俄国批判的命运》的第三篇论文——《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以卡缅斯基的笔名发表在《新语》杂志10月号 and 11月号上。

11月

书评《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的〈1848—1892年俄国现代文学史〉》发表在《新语》杂志11月号上。

12月

《关于加·摩格拉〈一个社会的末日〉一书的评论》发表在《新语》杂志12月号上。

年底

针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杂志1897年10月号上发表的《论一些新语和〈新语〉》一文，开始撰写一篇评论，到1898年1月完成。因《新语》杂志停刊未能发表。在普列汉诺夫死后，后人发表此文时把它命名为《论‘经济因素’》。

年底（或1898年初）

在瑞士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卡·马克思的哲学观和社会观》的演说。在演说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无产阶级行动的哲学，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引导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唯一科学方法。

同年

一、写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

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创办的刊物《俄国工人》的评论文章——《关于〈俄国工人〉第1期》发表在《工作者》第3—4期合刊上。

三、文章《反对俄国社会民主派的新攻击》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在日内瓦出版。

1898年（四十二岁）

2月5日

给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索斯基斯写信，表示一定要

1898

再版《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并要再写一篇序言，后来写成以《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为题目的序言。但此序言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五十周年纪念日未写完，《共产党宣言》也未在同年出版。

12日

给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谴责法国反动军人集团制造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在信中还就考茨基对修正主义默不作声、并且允许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表示惊讶，指出伯恩斯坦的论文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策略。

8月

在苏黎世与阿克雪里罗得共同起草《五月传单》。

4月

以阿·基尔沙诺夫的笔名在《科学评论》杂志第3、4期上发表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此文后来收入1905年、1906年和1908年先后出了三版的《二十年间》文集中。

春天

在瑞士的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等城市俄国侨民举行的别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0日

自日内瓦给考茨基写一封信，拒绝了考茨基的调和主义主张，表示要批判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的错误理论，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同日

自日内瓦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表明决定向伯恩斯坦的庸俗议论开战，并劝她也参加战斗。

30日

自日内瓦把刚写成的批判伯恩施坦的第一篇论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寄给考茨基并给他写一封信，信中谈到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说他将继续写出批判文章。

春末到夏初

用法文写了讲演提纲《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用此提纲先在瑞士的日内瓦和其他一些城市，后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作了批判伯恩施坦、施米特的修正主义哲学理论的讲演。

春末到夏初

分别给考茨基和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信，告以他将坚决揭露和批判伯恩施坦、施米特的修正主义宣传。

6月

给查苏利奇写信，告以他正在赶写反对康拉德·施米特的论文。

7月30日

5月写成的论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以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1册第44期上。这是他写的第一篇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论文，也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刊物上出现的第一篇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论文。

9月1日

自日内瓦给考茨基写信，说他开始写论文《弗·恩格斯和康·施米特》，大约八天内写完。后来此文标题改为：《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6日

自日内瓦给考茨基写信说，将寄出批判文章《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8—1899

10月29日

论文《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7年卷第1册第5期上。

10月30日、11月2日和3日

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以致考茨基公开信的形式连载《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一文。文章剖析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公式，并坚决要求把伯恩施坦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开除出去。

11月

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拒绝编辑、出版《国外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报》，因该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已成为经济派。

12月

《新时代》杂志第17年卷第1册第11期刊出施米特的《对普列汉诺夫最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论文的几点意见》，普列汉诺夫在阅读该刊时随手在边页上写下了自己对施米特这篇文章的意见。随后，他把这些意见写成论文《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

12月24日

自日内瓦把《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寄给《新时代》杂志主编考茨基，并写信要求该刊照原稿发表，不要进行修改。

1899年（四十三岁）

1月15日

自日内瓦写信给考茨基，拒绝了考茨基让他把批判施米

特的论文写得缓和些的要求。

2月

文章《维·格·别林斯基（1898年春天在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的俄国侨民举行的别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篇文章同年也被刊于《工人》杂志第5—6期上，并被译成保加利亚文。

2月

《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7年卷第1册第19、20期上。

8月14日

为答复刊登在同年2月《新时代》杂志上的康拉德·施米特的《什么是唯物主义》的短论而写的反驳文章《再论唯物主义》，发表在《前进报》上。

4月

用安德列耶维奇的笔名在《创始》杂志第4期上，以《论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为题目，发表了《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一封信的一部分。

4月14日

自日内瓦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一封信。信中说：“请注意我们的阵地是占优势的，敌人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对反对修正主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21日

给巴·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同伯恩施坦的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必须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来同讲坛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相对抗。”

6月

拒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信中劝他参加经济派机关刊

1899—1900

物《工人思想》杂志工作的请求。

9月22日

同年9月写成的《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报〉向各国人士所提问题的答复》发表在该报双周增刊第5号上。此文于1905年先后转载于在巴黎和莫斯科出版的米利奥著《社会主义策略和国际大会的决议》（俄文版书名《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

11月

以阿·基尔沙诺夫的笔名，在《科学评论》杂志第11期上全文发表《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一封信。从此至1906年6月陆续发表完总题目为《没有地址的信》的论文，这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

12月13日

给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索斯基斯写信，谈到自己正在执笔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针对修正主义写的。

年底

写成批判伯恩施坦同年出版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文章——《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的初稿。但未能马上发表。

1900年（四十四岁）

年初

“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发表《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声明表示赞同列宁在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提出的同经济派作斗争的主张，编辑了揭露经济派观点的文集——《供〈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参考的

袖珍指南》，自此开始了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2月

为《供〈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参考的袖珍指南》论文集写了长篇序言，这篇序言批判了经济派。此论文集在1900年年中出版。

8月

《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二封信，以《没有地址的信。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为题，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第8期上。

4月

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采取了经济主义的立场，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的代表退出了大会，随后另建新的独立的组织，名叫“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①。同时，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经济派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创办了独立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

6月

《没有地址的信》的第三封信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第6期上。

8月初和8月24日—28日

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同列宁、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中译本第199页写道：1900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宣布退出联合会，“那些联合在‘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内拥护‘劳动解放社’的人也随着退出。”据此，“社会民主党人”这个革命组织应是在1900年4月以前建立的。实际上这句话未译准，似应改译为“曾经追随过‘劳动解放社’的人，后来组成了‘社会民主党人’革命组织”。

亚·尼·波特列索夫在日内瓦近郊维津和科尔斯耶举行会谈，商讨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曙光》杂志的问题。因存在意见分歧，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争论得很激烈，后终于取得了一致的协议，协议规定列宁、普列汉诺夫等六人是编辑，其中普列汉诺夫拥有两票表决权。

9月23日—27日

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和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一起被选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参加了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决议委员会。在大会上，他坚决谴责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批评了考茨基对米勒兰事件持调和立场的“橡皮性”决议案，对这个决议提出了修正案。在大会表决时，他又对考茨基的决议案与自己提出却被饶勒斯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修正案投了反对票。这充分表明了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米勒兰主义的原则立场。

9月

在日内瓦由“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以《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2卷第3册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题为《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同年在瓦尔那用保加利亚文出版了单行本。此序言还作为单独的论文于1902年又刊登在《新时代》杂志上。

10月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一封信，信中说 he 已收到1900年9月列宁写的关于出版《火星报》的通告，提出了为《曙光》杂志物色责任编辑的人选建议。

11月9日前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一封信，在信中正确指出，农民是出

卖劳动力的人，事实上他们不可能敌视社会主义。他还认为经济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如果经济派的《工人思想报》不认错，就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抨击。

12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请列宁处理他的长文《再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还请列宁就他和克里切夫斯基这两位进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俄国人谁担任书记更适合作出抉择。

12月8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的同志们写一封信，对列宁写的短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提出了修改意见，指出经济派正在造谣和诽谤。

24日

《火星报》第1号在德国莱比锡印刷出版，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是该报的六个编辑（从第2号起在慕尼黑出版，后又迁往伦敦、日内瓦出版）。

27日（旧历12月14日）

为纪念俄国十二月党人，在日内瓦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1825年12月14日》的演说（俄历12月14日是十二月党人举事的日子）。演说词发表在1901年3月23日《曙光》杂志第1期上。到1921年此文又由彼得格勒的国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大约年底

写成论文《马克思哲学的进化》。

同年

一、当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于1900年被译为俄文在伦敦出版后，用俄文重写了

1900—1901

《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遗嘱》，但此文也未能马上发表。

二、以《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笔记摘录》为题发表了批判经济派的两个传单。

三、“劳动解放社”出版资料汇编，包括有普列汉诺夫写的《抗议书》、《给反对‘劳动解放社’的小册子的作者之一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共三封）、《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代任务与策略问题〉的回答》。

四、为英国经济学家亨利·伍·马克罗斯蒂的小册子《英国工业中垄断的成长》的俄译本写了序言。

1901年（四十五岁）

1月初

在《火星报》编辑部内，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坚持，《火星报》编辑部同司徒卢威达成在国外秘密出版刊物《时评》的协议，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曙光》杂志）和司徒卢威（代表“民主反对派”、“自由社”）共同起草了关于出版《时评》的声明。

1月上半月

曾去慕尼黑商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编辑问题。

2月2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重申主张同司徒卢威共同在国外秘密出版《时评》杂志。

2月上半月

《在临近二十世纪的时候》一文发表在《火星报》第2号

上，提出“二十世纪，在俄国，政治自由将作为最强大的文化上的成就而出现。”

8月8日、15日、23日、30日和4月5日

在日内瓦一所钟表技工学校作了五次讲演，总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听众包括瑞士和意大利的工人，以及瑞士和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篇讲稿后来收入《劳动解放社》文集第4卷。

8月13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赞扬《火星报》办得生动活泼，有真知灼见，表示很想同列宁详细谈论许多问题。

23日

第1期《曙光》杂志出版。刊有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再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谈谈最近的巴黎国际社会主义人代表大会》、《评艾·王德威尔得的一本书》、《评马萨利克的书》、《评〈社会主义丛书〉第1—5册》、《1825年12月14日》。

1901年8月23日至1902年8月

在《曙光》杂志第1—4期上，连载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一部分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判者的司徒卢威先生》，这是他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长文。这部著作批判了司徒卢威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文中所散布的谬论。

4月19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提出应克服办报资金不足的困难，坚决把报纸办下去；在俄国庆祝五一节那天，不应该号召工人上街，因为政府蓄意制造大屠杀。信中还说他准备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的民粹主义思想的论文集《在光荣的岗位上》。

1901

20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打算写关于当前局势的文章，并表示设法筹集路费，想去列宁那里呆一段时间，听取列宁的意见。

春天

根据列宁建议，想把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统一起来，为此赴慕尼黑同《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分部的同志共同拟定了统一章程的最初草案。这个草案经《火星报》、《曙光》杂志以及“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全体成员讨论过，以后列宁又作了修改。

5月5日—12日

文章《在俄国》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

6月

文章《旧瓶装新酒》发表在《火星报》第5号上。

6月28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慕尼黑分部写信，询问列宁的文章《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是否写完，是否还需要书笈等。

7月7日—30日

在《火星报》编辑部讨论列宁写的批判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时，普列汉诺夫认为对司徒卢威的批评是正确的，不过语气应当放缓和些，因此同列宁发生了意见分歧。

7月11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现在不能马上着手起草党纲草案，因为还没有写完批判司徒卢威的《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一部分的第二篇文章。

14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列宁在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中对司徒卢威的批评完全正确，但“一般说来，现在不应该骂自由主义者，这是不策略的。”

同日

把列宁的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的手稿转寄给巴·阿克雪里罗得，同时写信说明，列宁对自由派的批评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是太不客气了。

7月底

自瑞士沃州圣克鲁瓦附近的莱拉斯给列宁写信，说自己的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一部分的第二篇论文快写完了，还要着手写批判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民粹主义论文集《在光荣的岗位上》的文章，因伯恩施坦的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于1901年在彼得堡出了俄文版，要第三次改写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稿《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

8月9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并寄去《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篇论文，认为此文写得太长，但总的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如果资料统计上有错误，请列宁指正。

10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对8月9日寄去的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二篇论文应作两处修改，请列宁给增补上两段话。

8月24日前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的同志们写信，并寄去第三次重写的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

1901

《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还说他很重视自己写的批判司徒卢威的第二篇文章，因为它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观点。

26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感谢列宁对他写的批判伯恩施坦的论文《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提出的修改意见，并请列宁对文章做某些修改，增补一条注释。列宁按他的意见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

29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表示要狠狠批判尔·纳杰日丁领导的“自由社”，该社支持经济派，宣扬恐怖活动，反对《火星报》。

9月17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建议《曙光》杂志要刊登有关外国的述评，《火星报》应多刊载些经济方面的文章。说，他正在写对斯·尔·弗兰克《马克思的价值论及其意义。评论》（1900年彼得堡版）一书的评论。

21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打算为1901年斯图加特新版、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第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写一篇书评。

10月4日—5日

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当经济派分子在会上宣读拒不接受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拒不承认必须在《火星报》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俄国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意见之后，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在内的部分代表宣读了关于不可能实行统一的声

明，并退出了大会。

10月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加入了由列宁发起成立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10月

写成批判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马尔维利反动观点的文章——《无的放矢》，用致编辑部的信的形式，以“前人”的笔名发表在格鲁吉亚文《犁沟报》第26、27、28号上。

10月20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并寄去小品文《泛论策略，兼论尼古拉也夫的将军莱阿特的策略，特别是论波·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策略》，自己提出可以删节此文的开头部分。

10月

着手拟定第一个党纲草案。

11月上半月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说正在草拟党纲，书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评介梅林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一书）即将寄出。

11月16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并寄去书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还说如果编辑部需要，将趁着读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对自然的历史观点的基本原理》（1899年彼得堡版）的时候，立即另写一篇书评。

17日—19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

1901

部写信，明确指出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坚决否定唯物主义，为捍卫唯物主义，就得写一篇长文，并建议编辑部在下一期报刊上立即发表一篇评论波格丹诺夫的文章。

11月

批判经济主义的文章《泛论策略，兼论尼古拉也夫的将军莱阿特的策略，特别是论波·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策略》发表在《火星报》第10号上。

12月17日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慕尼黑分部写信，就是否参加12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会议，征求编辑部同志们的意见，并说，如果同意去，请马上给他寄路费来。

19日

根据列宁的建议，在瑞士日内瓦的《火星报》编辑部，在瑞士的伯尔尼、苏黎世和法国巴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侨民区，分别集会祝贺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普列汉诺夫应邀参加了在日内瓦的庆祝会，并讲了话。

19日和23日之间

文章《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以后怎么办？》、《评斯·弗兰克的一本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和关于契切林著作的两篇书评发表在《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

30日

和克里切夫斯基一起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会议。

1902年（四十六岁）

1月14日

文章《论示威游行》和答谢俄国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祝贺他参加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的信，发表在《火星报》第14号上。《论示威游行》一文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中论及行将到来的暴动以及示威游行这种准备暴动的办法，甚至还讲到用铁丝网抵抗骑兵这种技术措施。

21日

和列宁等一起参加了在慕尼黑举行的对他起草的党的纲领草案的讨论。

28日

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布鲁塞尔代表会议的报道《寄自布鲁塞尔》，发表在《火星报》第15号上。

3月12日

完成了起草第二个党纲草案的工作。

4月初

在讨论列宁起草的对党纲土地问题部分的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时，普列汉诺夫表示不同意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

4月12日—15日

出席了在苏黎世举行的《火星报》编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协商委员会拟定的党纲草案。该委员会在拟定草案时，以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为基础，根据列宁的另一草案和意见作了修改。

5月上旬

自伯尔尼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伦敦分部写

1902

信，请对他的文章《西皮亚金之死和我们的鼓动任务》加以修改和补充。

5月14日

文章《西皮亚金之死和我们的鼓动任务》发表在《火星报》第20号上。

6月14日

在《火星报》第21号上，以编辑委员会名义发表了由普列汉诺夫和巴·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于同年4月在苏黎世编辑部会议上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拟定）》。

20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谈到他和列宁在起草党纲的争论中都“冒了点火”，但表示“衷心尊敬”列宁，要认真考虑列宁的意见，说他们俩在百分之七十五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希望通过推心置腹的面谈，消除意见分歧。

7月

文章《俄国工人阶级和警察的鞭刑》，发表在《火星报》第22号上（经我们查阅原件，这一号《火星报》只印有出版月份，未有日期）。

7月22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对列宁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校样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并表示渴望去伦敦，以便会见正在那里的列宁。

7月

为查苏利奇译的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俄文新译本写了长序。这部著作于同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出版社以《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名义出第三版。后来，敖得萨的海燕出版社于1906年

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需要什么》一书中也刊有这篇长序。

8月1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列宁寄来的路费已收到，最早于9月初才能动身去伦敦。

2日

自洛桑给列宁写信，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比在伦敦召开更方便，又可节省路费。

6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将把自己的文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草案的说明》中不是《火星报》编辑部的共同意见的地方删掉。也谈到了在土地问题上同列宁的意见分歧。还表示要写短文痛斥《生活》杂志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14日

文章《被迫的论战》发表在《火星报》第23号上。

8月

《评柯罗齐的一本书》、《评德·加契的一本书》、《评冯·波连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的说明》等文章，发表在《曙光》杂志第4期上。

9月

来到《火星报》编辑部当时的所在地伦敦，会见了从俄国国内越狱逃到这里来的工人出身的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活动家伊·瓦·巴布石金，同他交谈了俄国革命的情况。

9月—10月

在伦敦住了一个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文件和做准备工作。

9月28日

文章《和一位读者‘朋友’的谈话》发表在《火星报》第

1902

25号上。

10月28日

文章《俄国‘恐怖主义’的逻辑》发表在《火星报》第26号上。

11月14日

文章《‘历史在重复’》发表在《火星报》第27号上。

11月20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他写的文章《俄国‘恐怖主义’的逻辑》刺痛了鼓吹恐怖主义的小团体“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首领尔·纳杰日丁；还说准备为《火星报》写一篇关于契切林案件（指民粹派分子试图利用伪造的沙皇公文发动基辅省契切林县的农民举行起义未遂而遭到镇压的案件）的短文，后写成文章《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夫人和契切林案件》。

1902年11月和1903年1月

在日内瓦作了三次题为《无产者和农民》的报告，集中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的错误观点，然后在瑞士其他城市重复作了同一内容的报告。

11月以后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成员阿·弗·莫恰洛夫写的颂扬11月罗斯托夫城工人罢工的小册子《罗斯托夫事件真相》作序。

11月—12月

自日内瓦给《火星报》、《曙光》杂志编辑部伦敦分部的同志们写信，说他把为《火星报》写的稿件和伊尔库茨克城寄来的五十卢布捐款转寄给他们。

12月27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生活》杂志停刊后，要吸收曾在该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及其妻

子为《火星报》工作。还说即将寄出他写的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第一章。

同年

《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关于个人回忆录）》，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火星报》印刷所印刷。

1903年（四十七岁）

1月10日

在日内瓦为纪念俄国民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逝世二十五周年作了学术报告。

28日

文章《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发表在《火星报》第32号上。

1月28日、2月14日、2月28日、3月14日、5月14日

文章《无产阶级和农民》发表在《火星报》第32、33、34、35、39号上。

2月初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笔尖”（即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章华而不实，并说他正继续写《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文，希望列宁尽快把同年出版的爱·塞利格曼《经济史观》一书寄来，还对《曙光》杂志能否办下去表示担心。

2月9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认为列宁评论崩得中央委员会声明的文章《论崩得的声明》击中了要害，但主张同崩得派社会民主党人论战语句要缓和些，同社会革命党人论战应激烈些。同意把自己于1月10日为纪念涅克拉索夫逝世二十五周年作的报告，印成小册子。还说为《火星报》第33号撰写的

1903

社论《再论罗斯托夫的罢工》已完稿，明日寄出。感谢列宁给他寄来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一书。

14日

文章《再论罗斯托夫的罢工》，发表在《火星报》第33号上。

3月10日

为《尼·阿·涅克拉索夫》一书写序言。此书原是他为纪念俄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逝世二十五周年发表的演说词。书在年底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出版。

14日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给《火星报》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以社论名义发表在该报第35号上。同一天，这篇文章被单独印成传单。

28日（俄历3月15日）

文章《三月望日》发表在《火星报》第36号上。

3月

在日内瓦写了《阿·图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俄文版序言》。

4月

在日内瓦高兴地会见了从俄国国内去布鲁塞尔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途经日内瓦的部分代表，并为他们安排了食宿。

4月2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谈到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管理委员会内部两派之间闹纠纷。请列宁促使他们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谈到党内工人出身的党员，对党组织过度的中央集权制怨声载道，硬说《火星报》让工人无条件地听知识分子的话。普列汉诺夫认为：必须批评这种看法，同时又要限制党

内过度的中央集权制。

18日

一天之内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两封信，谈到对自己的文稿《废除连环保》的注释要作某些修改和补充，并说到恩格斯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已请米·韦利奇金娜译完，是否要作为小册子出版。信中还提出希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在7月之前召开。

28日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文章《废除连环保》和反对民粹派的文章《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夫人和契切林案件》发表在《火星报》第38号上。

春天

在瑞士伯尔尼举办的学术讲座上，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艺术》为题，作了六次学术报告。

5月14日

文章《沙皇制度的最后一张牌》、《时代在变》发表在《火星报》第39号上。

6月14日、28日、7月14日

文章《似是而非的咬文嚼字》发表在《火星报》第41、42、43号上。

夏天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一起以《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同《实在论世界观译丛》编辑部亚·波格丹诺夫等人会谈并达成协议，普列汉诺夫负责在哲学上批判马赫主义，列宁负责在土地问题上撰稿。但是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文章被抽掉了。

7月30日至8月23日

出席并主持了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致开幕词，并就下述问题多次发言：关于党的纪律；关于不妥协的行为和狂热；自治和联盟；关于纲领；革命的成功是最高法则；关于免费教育；关于割地与赎金；关于边境地区的党组织；关于自由派；关于党纲的意义；关于章程等。他同列宁一起提出并被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有：《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关于宗派主义手段》。他自己单独提出并被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有：《对巴·阿克雪里罗得关于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决议的修正案》。他和别人共同提出并被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有：《关于反犹太人的暴行》。当会上开始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时，他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孟什维克。他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批判了马尔丁诺夫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要经过社会民主党人从外边灌输给工人运动的错误理论。他被选为《火星报》编委和党的总委员会主席，被委任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唯一代表。

8月28日

文章《南方的‘总’罢工》发表在《火星报》第46号上。

9月14日

文章《不久前的罢工，社会主义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发表在《火星报》第47号上。

9月25日—28日

和列宁一起同孟什维克代表唐恩会谈与孟什维克缔结协定的条件，无结果。

28日

文章《白色恐怖》发表在《火星报》第48号上。

10月4日

同列宁、林格尼克一起同马尔托夫、巴·阿克雪里罗

得、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谈判同孟什维克达成协定的问题，无结果。

6日

和列宁共同起草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给尤·奥·马尔托夫的信》，请落选的原《火星报》编委和新当选的编委马尔托夫参加《火星报》、《曙光》杂志工作，但遭拒绝。

14日

文章《在红色国家里的红色代表大会》发表在《火星报》第49号上，此文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3年9月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代表大会，要求开除伯恩施坦的党籍，还批评了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橡皮性决议。

18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维克打算把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拉到自己一边，为此建议中央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去那里作争取工作。

20日

和列宁一起联名签署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写信，同意该委员会撤销用非法手段反对多数派决议的伊萨里的领导职务。

26日—31日

出席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孟什维克的演说，坚决批驳了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捷依奇在会上对列宁的攻击。曾与列宁共同提出大会决议草案的第二个方案。当看到孟什维克妄图破坏大会并使国外同盟成为派别斗争的工具时，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出了大会。但在大会闭幕的当晚，在同十一位布尔什维克商讨今后行动方针时，由于害怕分裂，提出必须同孟什维克和解，同意孟什

1903

维克的全部条件，最后竟以辞职威胁列宁等，向孟什维克作出让步。

28日

《警察的反犹太人运动》发表在《火星报》第50号上。

11月2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说，今天午饭后将同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商谈把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补选到《火星报》编辑部中去的问题，希望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会谈后，将把结果告诉列宁，并安排同列宁会面。

3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请列宁明天下午三点钟到与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住宅并排的兰多利特咖啡馆来，商谈波特列索夫等孟什维克提出的同布尔什维克和解的条件，还说必须请党的总委员会成员林格尼克、加尔佩林到场。同日自日内瓦又给列宁写一封信，请列宁和林格尼克于明天午后三点半钟到他住所来。

4日

在自己家里，同列宁、林格尼克一起再次会见孟什维克代表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商量维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和团结问题，谈判毫无结果。

8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感谢列宁寄来了稿件（即后来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稿件），说他要离开日内瓦去洛桑几天，请列宁照料一下印刷所的工作，并就他为《火星报》第52号写什么文章合适，征求列宁的意见。

10日

自瑞士洛桑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

弗·维·林格尼克写信，说：“党已分裂，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应当避免的”。

11日

自洛桑给列宁写信，请列宁务必把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即后来发表在《火星报》第54号上的文章《民粹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写出来，作为《火星报》的社论发表。

13日

自洛桑给列宁写信，询问列宁为最近一号《火星报》写的文章写得怎样了？又问列宁手边是否有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关于八月事件报告的第二部分（后来此报告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的附刊上）。同日，自洛桑又给列宁写去一封信，告诉列宁，他为了撰写有关国外革命运动的短评，急需上周的几号《前进报》。

17日

给林格尼克写信，认为把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增补到《火星报》编辑部中来，“是一种最费力的调解冲突的办法”。

18日

自日内瓦给列宁写信，请列宁把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即《民粹化了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迅速寄来，《火星报》第52号急等此文下稿（列宁的文章按时寄到）。

四、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08年）

1903年11月20日

在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后，独自一人编辑、出版了第52号《火星报》，在这号《火星报》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不该这么办》。这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时期进入孟什维主义时期的转折点。

26日

违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独自把已落选的孟什维克编委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和虽然当选但拒绝就职的马尔托夫“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

12月8日

《火星报》第53号出版。该报从这号起成为宣传孟什维克观点的喉舌。在这号《火星报》上刊登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和普列汉诺夫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对列宁同志的信的答复》。

14日

文章《我们为什么和怎样和〈民意导报〉断绝往来？》、《略论‘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者’》发表在《火星报》第54号上。在后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主义在俄国已被彻底摧毁，许多“经济主义者”已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号召为了共同对敌，“经济派”和“政治派”应当团结起来。

28日

文章《有趣的误会》和以《火星报》编辑部名义写的

《答尼·列宁同志关于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火星报》第55号上。后一篇文章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应避免分裂，争取统一。

年底

作了三次关于艺术问题的讲演。

同年

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二个纲领草案》连同《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的声明》由格·阿·库克林以单行本出版。

二、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出版了保加利亚文版。

三、由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运动史》中，载有普列汉诺夫写的《论俄国的社会民主派》，即《致阿·图恩〈俄国革命运动史〉波兰出版者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

1904年（四十八岁）

1月28日

文章《可悲的误会》发表在《火星报》第57号上，硬说布尔什维克批评他的调和主义立场是可悲的误会，继续为自己的《不该这么办》和非法补选《火星报》编委一事辩护。

28日—30日

倡议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会议。他和列宁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否决了列宁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案，通过他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把孟什维克补选进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并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904

2月9日

给伯尔尼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写信，表示对《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要作增补。

11日

在日内瓦写成《论因列宁同志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而形成的情况的信》。

2月中旬

和克里切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例会。在全体会议上，他倡议并通过了谴责已爆发的日俄战争的宣言。

2月27日

从布鲁塞尔参加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归来，途经巴黎，参加了由法国社会党人在亨利四世酒店举行的一次五百多人的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加强俄、法两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讲演稿后来发表在1904年8月6—13日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第70号上。

4月14日

文章《意大利社会党人波伦亚代表大会》、《而终究在活动着》和《评乌发人和乌拉尔人的信》（这一篇以编辑部社论名义发表），发表在《火星报》第63号上。最后一篇文章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点，污蔑列宁站在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29日

自日内瓦给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杂志写了《致〈社会主义运动〉编辑部的信》。信中论证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定将给沙皇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

5月14日

文章《必须严厉》、《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发

表在《火星报》第65号上。后者是继《不该这么办》之后又一篇在组织问题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文章，认为主张加强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是波拿巴主义者。

23日

给巴·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要给苏黎世的同志们作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的讲演。

28日

《戈拉布隆和卡-列烟-特泽》、《现在不能沉默（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等文，发表在《火星报》第66号上。在后一文中猛烈抨击列宁担负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工作，硬要各中央委员同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划清界限。

6月2日

先后给巴·阿克雪里罗得写两封信，再次肯定要给苏黎世的同志们作《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的讲演。

13日和18日

参加并主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列宁、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诺斯科夫。由于诺斯科夫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列宁处于孤立地位，所以这次会议在一些重要的党内问题上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

14日

对布尔什维克马·尼·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来信的答复——《答利亚多夫同志》，发表在《火星报》第67号上。文中回避了利亚多夫质问他为什么非难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实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立场辩护。

6月

根据医生的建议，从灰尘弥漫的日内瓦来到空气清新的

1904

贝亚腾贝格矿泉疗养院休养一个多月。

7月1日

设立在日内瓦的瑞士州联邦国家议会通过决议，允许普列汉诺夫长期居住在瑞士。

7月

普列汉诺夫操纵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七月宣言》，使主张同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在中央占居多数。

8月7日和14日

文章《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连载于《火星报》第70、71号上。此文攻击了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

11日

文章《社会民主党和恐怖主义》发表在《前进报》第187号上。

8月上旬

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等四人被孟什维克控制的党总委员会推举为出席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代表。由于其中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因此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的代表彼·克拉西科夫和马·利亚多夫到阿姆斯特丹，准备参加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以他们没有得到合法的委托书为理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团。后来，克拉西科夫和利亚多夫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得到了委托书，而且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承认了他们的代表资格，这就挫败了普列汉诺夫等人阻挠布尔什维克单独派遣代表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计划。

8月14日—20日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荷兰阿姆斯特

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日本社会党人代表片山潜一起被选为大会副主席，他们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两国无产阶级相互握手、拥抱、致词，共同谴责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博得了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掌声。大会相应地通过了谴责俄国和日本的侵略政策、号召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决议。他在关于社会党策略问题的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批判了饶勒斯和阿德勒为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辩解的机会主义观点。和保加利亚、西班牙、波兰、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一起发表声明，对比利时代表安塞尔的机会主义发言提出抗议。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上，对盖得提出的基本正确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

9月2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会议上发言，继续为他在自行补选和反布尔什维克言论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辩护。此发言同年刊载于党的俱乐部在巴黎出版的《关于在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文集的简短解释》中。

9月—10月

文章《在阿姆斯特丹（观感和评论）》连载在《火星报》第74、75、76号上。文章追记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斗争的情况。

9月14日

在日内瓦为自己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将问世的德文第二版写了序言。此书于年底出版。

10月18日

纪念第一国际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以及《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胜利》发表在《火星报》第75号上。

1904—1905

11月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机关报编委，曾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巴黎协议”，即本月在有俄国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等代表在巴黎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同专制制度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协议。

12月8日

文章《够了吗？》发表在《火星报》第78号上。

年底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列日和法国的巴黎等城市，多次作了关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艺术发展的讲演。

年底

不同意阿克雪里罗得基于对地方自治派的支持就是“最高形式的支持”而提出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认为这是一种改良主义方案；但是，仍想把阿克雪里罗得从改良主义泥潭中挽救出来。为此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一字不提阿克雪里罗得的上述谬论。

同年

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了恩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俄文本，普列汉诺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并写了序言。

1905年（四十九岁）

1月14日

文章《再论骑墙态度》、《该是解释的时候了》、《答我们的不彻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发表在《火星报》第82号上。

1月

在苏黎世作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的讲演。

同月

文章《论我们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以秘密小册子形式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在日内瓦印行。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了机会主义策略观点的文章，文中美化俄国自由资产阶级，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由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共同完成。

同月

名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出了第二版，对第一版作了一些增补。此书后来于1906年在彼得堡又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1月底

在日内瓦寓所会见了前来拜访的格·阿·加邦神甫这个当时尚未暴露的沙皇暗探。

2月23日

宣扬机会主义策略观点的文章《分进合击》，发表在《火星报》第87号上。此文公开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进合击”、平行领导俄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策略。

2月

布尔什维克创办的第一个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出版了普列汉诺夫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但未刊登他写的序言。

3月

认识到已无法争取孟什维克，乃决定离开孟什维克，自己出钱创办只登个人文章的不定期刊物《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以后简称《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1905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关于我的〈日志〉的几句话》、《沈阳》、《‘农夫们在暴动’》、《论我们的几点‘不足’》等。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又鼓吹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农夫们在暴动’》是他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此文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理论，主张土地市有化。

3月21日

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的决议宣布：不久将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参加者将被开除党籍。

25日

《格·加邦神甫》发表在《火星报》第93号上。

4月18日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论夺取政权问题》发表在《火星报》第96号上。

22日

作为党总委员会主席答复中央委员会4月17日的两次要求，拒绝确定召开党的总委员会会议的时间。

4月

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全俄第一次党的工作者的代表会议，为俄国1905年革命制定机会主义策略，“重新审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他先拒绝，后来仍作为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是关于土地问题和工会运动问题两个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5月1日

《等待五一》发表在《火星报》第97号上。

14日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发表在《火星报》第99号上。

6月7日

给柳·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谈到拟马上动手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文第二版写译者序言。

14日

5月29日写的《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致〈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火星报》第101号上。他在信中拒绝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的条件——遵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辞去《火星报》编委和党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认为，由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召开，党已经“分裂”，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声称，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都同意的条件下，他才继续担任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

6月16日

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写信，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请他留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该局代表，诬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召开的。

7月4日

写的《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译者序言》脱稿。此文连同经过普列汉诺夫修改、增补的注释，收入同月孟什维克在日内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俄文第二版。

20日

在巴黎出版的《社会主义生活》杂志第18期上，发表了对该杂志于同年6月发起的调查的回答——《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篇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文

章，同年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过。

8月

当时尚未暴露的沙皇政府暗探局的间谍格·加邦在回俄国前，又拜会了普列汉诺夫。

8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2期，上面登载文章：《与友人通信选录（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相仇的兄弟》以及《小评》等文。《与友人通信选录》是论述机会主义观点的重要文章，文中诬蔑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点与策略观点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相仇的兄弟》一文集中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观点，要求两派和好，实现党内的统一。

8月26日

为《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卷写了序言。此书不久之后在日内瓦出版，收入了他在民粹主义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初期的著作，其中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等。

8月

在家里接待了七名参加过“波将金”铁甲舰起义的水兵，给他们安排食宿。他从这些水兵口中了解到了这次起义的经过。

9月

在意大利威尼斯市参观第六届国际艺术展览会；完成的论文《从社会观点看十八世纪的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发表在当时莫斯科出版的《真理》杂志第9、10期上。

10月

因医生怀疑他患喉咙结核病，而未能同其他政治侨民一起回俄国参加革命；移居到蒙特尔，以便经常去洛桑治病。

11月7日

自舍尔纳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写信，劝她既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并准备为两派中的每一派工作，只要它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

11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期，上面发表了《我们的处境》、《小评》等文章。《我们的处境》继续为他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平行领导俄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观点辩解，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消失的时候，农民才会代替资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文又正确号召无产阶级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小评》一文硬说列宁同马赫主义者妥协，否认孟什维克的一些首领是机会主义者。

11月

著名的文艺评论《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发表在《真理》杂志第11期上。

12月4日

给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表示渴望返回祖国，因为“那里正在进行斗争”。

15日

给柳·阿克雪里罗得写信说，“我觉得我似乎是临阵脱逃”，表示要回俄国去。

18日

给一群孟什维克写信，继续宣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进合击”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

12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上面发表了《再论我们的状况》。他在此文中错误地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十二

1905—1906

月武装起义的失败证明“本来就不需要拿起武器”。这充分暴露了他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去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年底

名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在彼得堡出第二版。

1905年底—1906年初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的最初几期由革命文献的女出版家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马累赫在彼得堡重新出版。

同年

一、论文集《在两条战线上》出版，载有他写的序言、《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等。

二、论文集《二十年间》出第一版。此书在1906年和1908年印行第二版和第三版。

三、在敖得萨印发了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长序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三版。

1906年（五十岁）

1月初

从蒙特尔回到日内瓦，弄到护照，收拾好书笈，准备回俄国；但病情又加重，急需疗养，加之传来国内开始疯狂迫害革命者的消息，未能成行。全家搬到离意大利热那亚城不远的疗养地鲍利亚斯科。

3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上面发表了《论俄国土地问题》、《奥地利职工紧急代表大会》、《论黑帮分子》、《论杜马选举》。在《论杜马选举》一文中，他主张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是建立在“把愿望当作现实”的“心理错觉”的基础上。

4月23日—5月8日

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充当了孟什维克“真正的思想领袖”（列宁语），系统地表达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土地问题的副报告，即《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还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他起草了孟什维克的关于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他是武装起义问题委员会主席，是孟什维克关于武装起义问题决议草案的主要提出者。在大会上，他还做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发言》、《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最后作了闭幕前的总结发言。他在这些发言中鼓吹土地市有、工会中立等错误主张。他被大会批准为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

5月8日以后

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在德国的柏林和汉堡逗留一星期多，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途经苏黎世和伯尔尼时，又作了关于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

5月中旬

移居到日内瓦湖上的莫尔恩居住，边休养，边从事写作。

5月20日

《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致工人阶级的信》发表在《信使报》第4号上。此信号召“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把持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从这封信起，普列汉诺夫连续发表了六封谈策略的信，鼓吹无产阶级要充分地、完全地、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

20日和21日

《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第一封信》在《信使报》第

4、5号上连载。此信声称揭露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为就是说“不体面的话”。

6月11日和13日

《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第二封信》发表在《信使报》第23、24号上。

6月—7月

《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第三封信》发表在《劳动呼声报》第12号上。此信硬说“劳动农民，早就是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的空想主义希望赖以支持的一条大鲸”，攻击列宁“美化劳动农民”。

6月8日

《右倾在哪里，‘正统思想’在哪里？》发表在《信使报》第20号上，继续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辩解，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陷入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

6月下旬至7月

论文集《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由“小东西”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除了包括上述三封信、《右倾在哪里，‘正统思想’在哪里？》一文外，还有第一次发表的《第四封信》、《第五封信》。整个文集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导不明智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待立宪民主党人要客气点。”

8月

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在俄国彼得堡公开出版。该文集收有以前发表过的反对伯恩斯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十一篇，以及第一次发表的《再论唯物主义》和第一次译成俄文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

8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6期，上面发表了《共同

的悲痛》。文中放弃了他在杜马时期采取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同时又表现出动摇，还企图加强孟什维克、削弱布尔什维克。

8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7期，上面刊登了《库兹明-卡拉瓦也夫的幻想》、《关于一封信》、《应当拒绝吗？》、《简复》等文。

8月

论文集《二十年间》和《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出第二版。

9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8期，上面刊登了《关于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他在此信中，一方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另一方面又赞成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尽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错误主张。

9月、10月

《政论家短评——第一封信》、《曼海姆》、《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埃·莱克留》等文章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9—10期上。《政论家短评》公开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硬说：“劳动农民由于自己的地位则是保守分子，或者甚至是反动分子”^①。《曼海姆》一文集中宣传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

11月10日

出席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全体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下册，三联书店版，第139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1906

13日

《致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同志报》第101号上。此信提出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选举联盟的错误主张。

11月

《政论家短评——第二封信》、《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局会议》、《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等文章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11期上。

12月7日

《给‘同志报’一位读者的公开信》发表在《同志报》第122号上，提出了“全权杜马！”的错误口号。

27日

《是解释的时候了（给编辑部的信）》发表在《同志报》第139号上。文章错误地认为，杜马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代表的信任为依据的”。

12月

《政论家短评——第三封信》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12期上。此文宣扬无产阶级应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

同年

一、《瓦西里也夫博士的摘记（在七十年代（我的回忆）序言）》发表在《上帝的世界》第6册上。

二、论文《亨利·易卜生》的前八章发表在彼得堡鲁坚别尔格出版社出版的《万人文库》的《文艺批评丛刊》上。文章高度评价了挪威的伟大戏剧作家易卜生的创作成就，也指出了其弱点与不足。

三、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国外出俄译本第四版，载有普列汉诺夫经过颇大修改的俄译

本第三版的长序。

四、《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的单行本出版。这个小册子同年未经作者同意，就被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出版社再版。

五、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彼得堡以《里沃维奇万有丛书》之一出版，刊有普列汉诺夫为此书俄文第二版写的长序。

六、大约同年为他1894年春天写的《实力和暴力（论革命策略问题）》一文写了序言。此文连同序言同年由彼得堡的鲁坚别尔格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七、敖得萨“海燕”出版社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想要干什么？》一书，载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

1907年（五十一岁）

1月

《评安东尼·潘涅库克的一本书》、《政论家短评——第四封信》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1期上。《政论家短评》以俄国“生产力不够发达”为借口，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2月—3月

文章《政论家短评——第五封信》发表在《现代生活》杂志第2期上。

8月8日

以《关于新杜马》为题在《俄国生活报》第46号上发表了《政论家短评——第六封信（向我们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进一言）》。此文妄图迫使党接受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早已摒弃的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

1907

8月

给在彼得堡的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写信说，“我痛苦地感觉到与祖国的隔绝”，他表示想回俄国。

4月

《政论家短评——第七封信》以《如果驱散，怎么办？》为题载于在彼得堡出版的孟什维克论文集《回声》中。此文错误地宣称，“人民欢迎杜马”，杜马是人民“力量的泉源”^①。

4月15日

《对〈法兰西信使〉杂志所做的宗教前途问题调查的答复》发表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信使》杂志第236期上。此文后来又收入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和社会主义》一书中。

5月13日—6月1日

以梯弗里斯的代表身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由于生病，没有代表孟什维克作报告，只是在会议议程、杜马党团的工作、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工人代表大会等问题上发言，攻击布尔什维克，维护孟什维克，但也批评了孟什维克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清除了普列汉诺夫所鼓吹的“工会中立论”。大会期间他两次会见了阿·马·高尔基。

5月14日

给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谈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下册，第262页。

16日

给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谈到昨天同阿·马·高尔基会见的情形。

5月

书评《评威·桑巴特著〈无产阶级〉一书》、《论工人运动的心理（马·高尔基〈仇敌〉）》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

6月

文章《英国工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6期上。

7月

论文《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元论唯物主义》、《约瑟夫·狄慈根》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7期上。

8月7日

文章《旧调新唱》发表在《同志报》第327号上。

21日

《紊乱的退却》发表在《同志报》第339号上。

18日—24日

作为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参加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组成的俄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会议和俄国代表团预备会议上，鼓吹工会中立论，遭到列宁等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反对。他还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会议。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他和各国党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庆祝大会召开而举行的群众集会。大会闭幕后，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沙尔·拉波波特及法国、英国社会党人到克拉拉·蔡特金家里作客，并摄影留念。还参观了斯图加特和纽伦堡的绘画展览馆。

1907

9月25日

文章《没有根据的担忧》发表在《同志报》第369号上。

10月5日

文章《预兆性的错误》发表在《同志报》第378号上。此文肯定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同时“为他的教义的错误而感到悲痛”。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官认为此文“鼓动革命者进行恐怖活动，目的在于颠覆现存的国家制度”，为此作者“应受法律制裁”。但在以后的审理中，因证据不足此案被撤消。

6日

文章《关于我同基捷韦帕尔先生的一致》发表在《同志报》第379号上。

9日

文章《这可能吗？》发表在《同志报》第381号上。文章攻击了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日

《让‘孟什维克’讲话！——致党内与我思想一致的同志们的公开信》发表在《同志报》第390号上。

11月2日

《好的就是好的》一文发表在《同志报》第402号上。

6日

文章《而她毕竟在运动着！》发表在《同志报》第405号上。

7日

文章《小姑娘玛拉沙》发表在《同志报》第406号上。

11月

开始为当时接近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尼·伊·约尔丹斯基出版的《现代世界》杂志撰稿。

11月—12月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第一篇文章：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1—12期上。此文严厉批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但又宣扬了工会中立的错误理论。

12月底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应约写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同年

一、把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及某些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出版，题为《我们和他们》，并且为这本小册子写了长序。在长序中，他极力为孟什维克在第三届杜马选举时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策略方针辩解。

二、彼得堡格拉哥列夫出版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自1906年10月以来以《政论家短评》为名在报刊上发表的七封信的论文集——《论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这是继1906年5—7月发表的六封《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之后，又一本阐发他的机会主义策略思想的新著。

1908年（五十二岁）

年初

为一个意大利刊物写了《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

1908

1月

为米·格尔申藏所著《彼·雅·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所写的书评《彼·雅·恰达也夫》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期上。文章批判了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

2月26日

写信给考茨基，对他和西欧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对马赫主义所持的调和态度表示不满。

2月—4月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诺埃·波诺米》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2—4期上。

2月

参加孟什维克新创办的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工作，到1909年1月给编辑部写信声明退出。文章《政论家短评》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上。

3月

纪念文章《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政论家短评）》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3号上。文中企图证明孟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

4月

健康状况好转后，参观、游览了意大利的罗马、彼罗查、佛罗伦萨、波伦亚、腊万纳、菲腊腊、帕多瓦、米兰等城市的市容和意大利美术展览馆。

5月9日

给《新时代》杂志编辑考茨基写信，答应该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要求，为他的论文《亨利克·易卜生》的德文版作了

补充，即写成此论文的第九章。

5月

《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评弗·路特果那乌的一本书》、《评米·格尔申藏〈青年俄罗斯史〉一书》等三篇书评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

5月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由彼得堡“我们的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后写得比较好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6月

在日内瓦参加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当着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面，批判了马赫主义哲学观点。

5月—6月

第一篇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文章，即《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的第一封信——《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6—7号上。

6月—7月

书评《现代小市民的意识形态》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6期和第7期上。此文评论了尔·伊·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

夏天

为纪念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写了《托尔斯泰和大自然》一文，后因文集未出版，直到1924年才发表在《星》杂志第4期上。文中指出托尔斯泰是大自然之美的最敏感的鉴赏者和杰出的描绘者，但他的个人主义又促使他在将与大自然溶为一体时强烈地感受着面临死亡的恐怖。

7月10日

《亨利克·易卜生》的第九章作为《新时代》杂志的附

1908

册印行。

8月

《评亚·奥·奥里威蒂的书》、《格·维·切尔诺夫和保尔·路易》等文章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8期上。

同月

为果卢别著《通过知识分子习气这个障碍物》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同年在巴黎出版。

夏天

在日内瓦的家里接待了最近几年一直在俄国巡回演出的著名话剧演员巴·尼·奥尔列涅夫。

9月

写成《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的第二封信——《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第二篇论文。

同月

文章《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9期上。

10月初

《评恩·克里茨卡娅和恩·列别捷夫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0期上。

10月5日

给《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马尔丁诺夫写信，不同意他压缩《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第二篇论文的篇幅。结果，此文照原样发表在10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上。

同月

给在莫斯科的世界图书出版社回信，同意为该社撰写《俄国社会思想史》，计划这部著作的篇幅为四十六印张。实际上他在八年（1909—1916年）之中写了三卷，总篇幅为

五十七印张。

10月25日

给马尔托夫写信，要求波特列索夫修改为《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论文集撰写的文章《革命之前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因为此文宣扬了取消主义观点。

11月8日

因波特列索夫拒绝修改为五卷本论文集《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撰写的文章，写信给马尔托夫，表示要退出该文集的编辑委员会。

冬天

全家迁住到意大利地中海岸边的圣勒摩。妻子和已成为神经科医生的女儿利齐亚·格奥尔租别人的房子开了一个疗养所，勉强维持生活。普列汉诺夫也在这个疗养所疗养。

11月26日

在回答孟什维克首领唐恩的信中，严厉批评波特列索夫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观察俄国社会思想史，并认为这是危险的，应当同他划清界限。

12月

把同年写的专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野玫瑰出版社付印。

五、反取消主义时期（1908—1914年）

1908年12月

因为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宣扬取消主义的文章编入《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运动》一书，乃声明退出已被取消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但是随后又撤回了这个声明。自此开始了他反对取消主义的时期。

同年

一、文章《过去的教训》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没有蔷薇花的荆棘》论文集中。

二、在保加利亚的斯塔拉萨哥拉以保加利亚文出版普列汉诺夫论文集《唯物主义哲学》，收入的文章有：《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再论唯物主义》。

三、论文集《二十年间》由公益出版社出第三版，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

1909年（五十三岁）

1月5日

为反对波特列索夫在合法书刊上发表鼓吹取消主义的文章，又给《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写信，声明退出编辑部。但该信未马上刊出公布于众。

1月3日—9日

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1月17日和2月18日

给妻子写信，表明已“无法同孟什维克一起前进”，“要孤身一人”与之进行战斗，了结过去的情谊。

2月—3月

暂住在寒风凛烈、气候恶劣的法国尼斯市。

2月25日

自尼斯给住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说住在法国尼斯市人生地不熟，心情很苦闷。

2月

《评姆·胡奥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2期上。

3月31日

文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初几步》发表在《前进报》第76号上。他在此文中论述了“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机会主义方面的历史功绩，以及他自己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思想过程。

3月

文章《昂利·柏格森》、《评伊万诺夫-拉佐姆尼克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上。

同月

结识了住在法国蒙的卡罗市的俄国歌唱家费·伊·夏里亚宾。

5月中旬

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论文《评舒里雅齐柯夫先生的一本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

1909

5月26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4号上正式发表了退出该报编辑部的声明。

6月2日

给世界图书出版社写信，并寄去该出版社约请他编写的关于别林斯基的论文的书目。

7月

《评勒·卢滨逊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7期上。

8月

停刊近三年之后，又恢复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独自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在新出的第9期上发表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文章：《关于恢复我的〈日志〉》，《机会主义，分裂还是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而斗争？》，《论‘全面划清界限’的好处》，《必要的更正》。他在这些文章中正确指出孟什维克是取消派的帮凶，取消派分子波特列索夫不再是革命者。自此，以他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反对取消派的护党联盟。

9月

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德文版补写了二十二条注释。

同月

文章《评玛·居友的一本书》发表在第9期《现代世界》杂志上。

9月、10月和12月

以《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为题，在《现代世界》杂志第9、10、12期上发表了三篇批判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主义的论文——《论宗教》、《再论宗教》、《颓废派的福音》。

10月

专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值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由野玫瑰出版社出版。

同月

《论尔·哥尔察泼费尔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0期上。

10月底

把拟定的包括九章内容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写作计划，寄给世界图书出版社。

11月

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1期上，后收入《野蔷薇》论文集。

同年

《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一文连同关于别林斯基的论文书目一起刊载于世界图书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第2卷中。

1910年（五十四岁）

1月

文章《评威廉·文德尔班的一本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期上。

2月

文章《评阿·普弗列伊德列尔的一本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2期上。

同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0期，上面发表了《编辑部的话》、《口袋里藏不住锥子》、《错误的喜剧》、《致

读者的几句话》等文章。在这一号附录中刊有《关于我的‘秘密’》。

8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期，上面登有《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全体会议》、《奥古斯特·倍倍尔》、《紊乱的解释》等文章。

4月2日

自意大利圣勒摩给列宁写信，表示为共同反对取消派愿意同列宁面谈，并认为布尔什维克应改变对合法工人组织过于简单的态度，才有利于反对取消派。

5日

文章《保卫‘地下工作’》、《给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新的信》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上。

4月24日

给法国社会党人沙·拉波波特写信，为自己的文章激怒了取消派而感到高兴。

4月

从本月起积极为布尔什维克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在该报上陆续发表了七篇文章和短评，严厉批判了取消派。

4月

在普列汉诺夫自己的协助下，彼得堡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从防御到进攻》。他专门为此书写的文章有：《斯托克曼医生的儿子》、《我们时代市侩的思想意识》、《评德·弗·菲罗索福夫的书》、《胆怯的唯心主义》等。书中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答波格丹诺夫先生》的第三封信，已发表的第一、二封信和其他一些文章也收入此文集。

4月

文章《再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格尔申藏〈历史札记（关于俄国社会）〉，1900年莫斯科版》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4期上。

5月9日

批判取消派的文章《论小事，特别是论波特列索夫先生》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上。

5月和6月

文章《论别林斯基》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6期上。

6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2期，上面发表了《合法的工人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论哲学的研究》、《请中央委员会注意》等文章。

7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3期，上面刊登了《是争论中的束手无策，还是气而不怒？》、《论弗·奥尔金的信》等文。

7月

《评格尔申藏〈弗·斯·彼契林生平〉一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7期上。

8月26日以前

专门来到巴黎同列宁会晤，商谈了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交换了对大会议事日程的看法。

8月28日—9月3日

一、和列宁等人一起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他在一个公园的群众

1910

集会上讲话。他在工会运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并代表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同革命派一起捍卫工会运动统一的正确主张。他还在闭幕时讲了话。在大会召开期间，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歪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的文章。普列汉诺夫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同波兰同志一起发表书面的联合声明，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

二、普列汉诺夫、尼·古·波列塔也夫、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等人和列宁商议创办《工人报》和《明星报》的问题。

8月

为斯·特·阿尔柯梅德的小册子写的序言——《高加索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在日内瓦列入这本小册子问世。

9月3日

给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对自己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表示满意。

12日

文章《论善于约束自己的思想的好处》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5、16号上。

11月8日

追述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文章《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第二小组委员会上》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上。

12日

布尔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工人日报》在巴黎创刊，普列汉诺夫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的状况》一文。

29日

文章《回答萨·里多夫同志的几句话》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8号上。

12月29日

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明星报》创刊号上发表著名文章《“如此而已”（一个政论家的札记）》，批判了托尔斯泰的错误。此文是在托尔斯泰刚刚逝世之后写的，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和极端软弱的思想家。”

12月

同意布尔什维克召开党的中央全会的意见。

同月

评论列夫·托尔斯泰思想的文章《‘观念的混乱’》开始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杂志第1期上刊登，到1911年1月第2期续完。

同年

一、文章《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收入在保加利亚出版的《宗教》文集之中。

二、在普列汉诺夫自己参与下，哲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经纳希姆逊翻译，由德国狄茨出版社出版。

三、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一分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艺观点）、第二分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经济学观点）在彼得堡出版。

1911年（五十五岁）

1月26日

论文《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发表在《社会

1911

《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上。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托尔斯泰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是形而上学者。

1月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信的译本序言》发表在《明星报》第5号上。

8月1日

当普列汉诺夫和妻子了解到俄国歌唱家费·伊·夏里亚宾为改善合唱队的物质条件而给沙皇下跪乞讨时，同他断绝了来往。

8月11日至4月

《再论托尔斯泰》发表在《明星报》第11—14号上。

8月30日

在法国尼斯市市政厅礼堂举行的“纪念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五十周年”的集会上，作了题为《赫尔岑与农奴制》的学术报告。他在讲演前会见了著名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年老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彼·阿·克鲁泡特金及赫尔岑的大女儿。

3月和4月

文章《米·彼·包戈廷和阶级斗争》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3、4期上。

4月29日

文章《‘比索拉蒂的遭遇’》发表在《明星报》第18号上。

4月

文章《伊·瓦·基列也夫斯基》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4期上。

5月

论文《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和瓦列利昂·马伊科夫》、《评斯·阿舍夫斯基〈别林斯基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论〉》

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

6月

布尔什维克在巴黎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讨论召开他们的代表会议问题。普列汉诺夫拒绝了参加这两个会议的邀请，并认为这样的会议只会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

同月

文章《‘解放’农民》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6期上。

7月

《哲学中的怀疑论》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7期上。

8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4期，上面刊载了文章《关于我们党的‘复兴’问题》、《为什么这样秘密？》。

8月25日

给弗·德·巴鸠什科夫写信，谈到正在写关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文。

夏天

为自己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德文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认为无政府主义虽然奄奄一息，但还未寿终正寝，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还很有势力，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策略。

9月11日

给弗·德·巴鸠什科夫写信，说已写完关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文。

1911

24日

自苏黎世给在日内瓦的妻子写信，谈到昨天在一次会议上同马尔托夫论战时，痛击了取消派的谬论。

9月

《评路易·布尔多的书》和《评亨·李凯尔特的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9期上。

10月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5期，上面发表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紧急会议》、《给所有的姐妹每人一副耳环》及附言、《评费·伊·唐恩的条子》、《又是费·伊·唐恩》、《永志不忘！》、《论愚弄人者的微笑》、《伪装的真理》等文。

10月至11月

与考茨基通信，商量把文章《哲学中的怀疑论》全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问题，但未成功，只在该杂志上登了摘要。

11月20日

给考茨基写信，向《新时代》杂志推荐自己的论文《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11月和12月

8月间为纪念俄国废除农奴制五十周年而写的《赫尔岑与农奴制》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1、12期上。

12月中旬

布尔什维克为祝贺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活动三十五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

12月21日

把刊有自己论文《赫尔岑和农奴制》的《现代世界》杂志寄给阿·马·高尔基，并写信说明收到了高尔基寄来的信

和书。

12月

文章《评爱·布特鲁的一本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12期上。

同年

一、文章《维·格·别林斯基百年纪念》发表在《我们的道路》杂志第18期上。

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柏林出德文第三版，附有他为此版写的序言。

1912年（五十六岁）

1月

崩得、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等三个取消派集团举行代表会议，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被他严词拒绝，并表示坚决反对取消派这种旨在建立新党的分裂行为。

同月

也拒绝参加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1月21日

《致抗议1907年暴行群众大会组织者的信》发表在《未来》杂志第14期上。

1月、6月和1913年1月

《评〈斯塔修列维奇和他同时代人的通讯集〉第一、二、三卷》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1912年第1、6期和1913年第1期上。

2月—3月

全家迁到意大利圣勒摩，在这里一直住到1913年冬。

1912

8月27日

自圣勒摩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胡斯曼写信，分别谴责已经闭幕的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和取消派正在酝酿的代表会议（即后来的‘八月代表会议’）都是“分裂”党的会议。

8月和4月

论文《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3、4期上。

4月20日

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在法国尼斯市赫尔岑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以爱戴的心情把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提并论，驳斥了把赫尔岑歪曲成“勿抗恶论”的鼓吹者的错误观点。

24日

《在尼斯的亚·伊·赫尔岑墓前的演说》发表在巴黎以俄文和法文出版的《未来》杂志的俄文版上。

29日

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6期，上面刊登有他写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问题》一文。该刊从1905年3月创刊起，到1906年11月曾停刊，从1909年8月复刊至此又停刊。

4月底

自己出钱创办《护党报》，他是本报的编者和基本作者。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某地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些俄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总结的序言》、8月27日自圣勒摩写的《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胡斯曼同志的信》。

5月

论文《不成功的‘民意’党党史》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5期上。

5月30日

给外国文学研究家和批评家亚·叶·里雅茨基写信，谈到读了后者寄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信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第1卷之后，印象良好。

6月17日

在巴黎作了《托尔斯泰和赫尔岑》的学术报告。

6月下旬

又在比利时的列日和瑞士的苏黎世作了题为《托尔斯泰和赫尔岑》的讲演。

6月

文章《评瓦·雅·博古查尔斯基〈亚·伊·赫尔岑〉一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6期上。

7月5日

5月30日自圣勒摩写的《致〈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发表在《涅瓦呼声报》第6号上。

7月

把论文《历史概论》寄给世界图书出版社。

7月

《评尼·亚·别尔嘉也夫〈阿·斯·霍米亚科夫〉一书》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7期上。

8月

托洛茨基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了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曾邀请普列汉诺夫参加，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9月5日

拒绝参加取消派的八月联盟。

1912

9月

论文《让·雅·卢梭和他的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第9期上。

10月9日

出版《护党报》第2号，上面发表了他于7月22日在日内瓦写的《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切派别》、8月23日在日内瓦写的《致参加组织委员会召集的代表会议的同志们》以及《致觉悟的俄国工人人们的信》。

15日

出版《护党报》第3号，上面刊登有他写的文章《又一次分裂的代表会议》。此文谴责了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28日—29日

和伊·阿·鲁巴诺维奇作为俄国的代表，出席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俄国问题。他在会上不仅鼓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起来，而且宣扬要与社会革命党人实现联合。

11月2日

在这一天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者》第54期上发表普列汉诺夫10月27日致盖德信。

11月中旬

在布鲁塞尔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后，归途经过比利时列日和法国巴黎时，作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报告。还参观了在巴黎举行的秋季美术展览会。

24日—25日

出席了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

11月、12月

杰出的美学著作——《艺术与社会生活》在《同时代人》杂志第11、12期连载，到1913年第1期续完。他在这部

著作中，论述了艺术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艺术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等文艺理论问题。

1913年（五十七岁）

2月11日

给考茨基写信说，很快就将对劳尔·李希特尔所著《哲学中的怀疑论》一书第2卷的评论文章寄出去。

2月

文章《谈谈小说〈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中宣扬了些什么》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2期上。

8月21日

文章《关于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分裂问题》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办的《真理报》第56号上。

8月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第8期上。

8月—6月

为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撰稿，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组反对取消派的“简评”文章。

4月16日

简评第1号——《在弹雨下》发表在《真理报》第78号上。

23日

简评第2号——《致十一位‘先进’工人的信》发表在《真理报》第83号上。

5月17日

简评第8号——《交付法庭》发表在《真理报》第101

1915

号上。

26日

给费特尔曼写信说，为多卷本《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史》新写了两篇文章：《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5月30日和6月1日

简评第4号——《作我的起诉人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发表在《真理报》第112、114号上。

春天

患严重的荨麻疹，经治疗很快康复。

6月中旬

和妻子、女儿等自意大利圣勒摩疗养所坐火车出发，前去游览了罗马、那坡利等城市，并应邀到喀普里岛会见了阿·马·高尔基。交谈中，普列汉诺夫介绍了他写的批判寻神派和高尔基的中篇小说《忏悔》的文章，同时又赞扬了高尔基的艺术才能。

6月20日和21日

简评第5号《查苏利奇，取消派分子们和分裂狂》发表在《真理报》第129、130号上。

6月30日

出版《护党报》第4号，上面登有他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五周年》。

6月

《向〈南方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刊登在法国尼斯出版的《南方报》第1号上。

6月下旬

最终拟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全部写作提纲。

6月和7月

论文《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6、7期上。

7月2日

自圣勒摩给阿·马·高尔基写信，热情地颂扬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8月

出席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倍倍尔的安葬仪式，并发表了演说，高度评价了倍倍尔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功绩。

同月

纪念文章《奥古斯特·倍倍尔》发表在《现代世界》杂志第8期上。文章论述了倍倍尔对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但又借用倍倍尔关于工会中立的言论，为自己主张的工会中立论辩解。

8月—9月

为莫斯科的世界图书出版社写作《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9月

《给〈过去的声音〉编辑部的信》发表在自由民粹派历史杂志《过去的声音》第9期上。

10月13日

在圣勒摩以致纽约党组织的信的形式写成文章《纪念‘劳动解放社’三十周年》，后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

12月9日

自圣勒摩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写信，表示为促进俄国党的统一，要辞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该局代表的职务。他写

1913—1914

的这封信刊印在同年第11期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定期公报的附录上。

年底

给莫斯科世界图书出版社多次写信，谈到为写作《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搜集了丰富的资料。

年底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文载入莫斯科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史》第2卷中。

1914年（五十八岁）

2月

出版《护党报》最后一号，即第5号。上面发表了他写的文章《新的高涨》、《德米特利·亚历山大罗维奇·克雷门斯（追悼文）》。至此，普列汉诺夫办了近两年的《护党报》停刊，他也转向与取消派讲统一。

2月

不知不觉地滚进了由在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派之间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集团。列宁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进行派别活动的场所”（《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1页）。

3月26日

给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主义的拥护者阿·伊·柳比莫夫写信说，“我远远不是绝对拥护同列宁派接近的人”。

5月31日

主办的《统一报》第1号在彼得堡出版。他在这期上发表的文章有：《到底谁自己漠不关心？》、《致觉悟工人们

的信，第一封信：为了使我们的力量有可能统一应该做些什么？》。

6月14日

文章《头掉了，头发就无所谓了》、《致觉悟工人人们的信，第二封信，〈公开信〉和〈公开的答复〉》发表在《统一报》第2号上。

28日

《致觉悟工人人们的信，第三封信：从民族主义到机会主义》发表在《统一报》第3号上。

6月底

自1909年开始撰写的巨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著作中，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俄国社会思想史。

7月1日

和妻子一起来到巴黎，以便在国立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

12日

《致觉悟工人人们的信，第四封信》发表在《统一报》第4号上。

14日—16日

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曾同饶勒斯会晤。

16日—18日

出席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为了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国党内各派组织的代表会议，并同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的杜马党团、托洛茨基的“斗争”集团、崩得分子、波兰社会党（“左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等结成了机会主义

1914

的“七三”（旧历七月三日、公历七月十六日）联盟，主张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联合。会议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议。会后又回巴黎去。

24日—25日

和妻子坐轮船，横渡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在伦敦期间拜谒了马克思墓和恩格斯逝世时的故居。

六、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年）

1914年8月初—8月底

同妻子又回到巴黎暂住。

10月初

从法国巴黎回到瑞士后，在日内瓦发表了维护沙皇侵略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演说。

10月11日

出席了在瑞士洛桑由侨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小组组织的专题报告会，作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在会上发言批驳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他最后又发言为自己辩解。

27日

自圣勒摩给保加利亚社会党人扎哈里·彼得罗夫写了一封公开信，为沙皇侵略战争辩解。这封信同年在巴黎以《论战争》为题，作为小册子出版。这是他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代表作。

1915年（五十九岁）

年初

写完论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4月13日

自圣勒摩给彼得格勒的巴鸠什科夫教授写信，谈了论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写作情况。

1915—1916

5月8日

自圣勒摩给保加利亚社会党人扎哈里·彼得罗夫写了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与1914年10月27日写的第一封公开信合在一起，由彼得格勒市马·维·波波夫开办的图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名为《论战争》的小册子。

8月

在国家杜马会议召开前夕，给孟什维克议员布里扬诺夫写了题为《应该不应该赞成军事拨款？》的公开信，主张应该投赞成票，认为投票反对拨款是叛变，投弃权票则是懦弱。

10月上旬

自此至1917年3月陆续为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护国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号召报》撰稿，并担任编辑。

10月17日

一、《两条路线》发表在《号召报》第3号上。文中宣扬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必坚持领导权的观点。

年底

二、由莫斯科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

三、应阿·德波林多次来信请求，为其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一书写了序言。该书于1916年初在彼得格勒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16年（六十岁）

1月

写了文章《社会主义者和军事拨款的投票（答阿夫克森

齐也夫同志)》。此文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就“会大大推迟俄国政治解放时刻到来”的荒谬观点。^①

2月

写了文章《国际主义者，只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文章诬蔑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高论”^②。

3月

写成文章：《我对〈纺织工人报〉编辑部的友好忠告》。

4月底（或5月初）

写成《奥国社会民主党人论各国人民的国际友爱》一文。

5月

写了《英国和爱尔兰的悲剧》一文。此文诬蔑1916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有“民族利己主义的观点”^③。

10月

写了《我们的立场》一文。

12月

写成文章：《比利时的呻吟》、《国际、反动派和劳动利益》。从1915年10月17日写的《两条路线》起，至此，已写了九篇鼓吹社会沙文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于1917年由彼得堡的火焰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本《论战争》的小册子。

年底

莫斯科世界图书出版社没等普列汉诺夫按原计划写完《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就急忙出版了此书。

① 普列汉诺夫：《论战争》，三联书店版，第76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1916—1917

12月31日

给三女巴托-普列汉诺娃写信，坚决拒绝德国和中立国方面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

同年

个人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自1912年4月第二次停刊四年之后，又在彼得格勒复刊。但是只出了第17期，就停办了。

1917年（六十一岁）

2月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直到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夜，住在意大利圣勒摩的维多利亚疗养院，继续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完了该书第8卷关于亚·尼·拉吉舍夫一章。

8月14日

在意大利圣勒摩的维多利亚疗养院高兴地获悉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希望很快能回祖国去。拥护他的人也纷纷从俄国国内来电来信，请他回俄国去。

8月下旬

在圣勒摩收到十月党人的首脑、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可夫给他发来的电报，表示愿意为他回国提供方便。

8月24日

在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别墅里接见一位法国社会党人，接受此人的建议，决定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代表团一起去俄国。

25日

和妻子一早动身去巴黎。路过巴黎时，看望了患病的盖得。

3月底—4月初

普列汉诺夫夫妇同法国社会党人沙尔·仲马、马尔赛·加香等人来到英国伦敦。普列汉诺夫在伦敦会见了捷依奇。

4月8日

普列汉诺夫夫妇乘轮船到达瑞典。然后转乘火车到达芬兰的托尔尼欧车站，同从俄国回国的瑞典的社会党领导人卡尔·亚马尔·布兰亭进行了交谈。又遇见了《现代生活》杂志编辑、孟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

13日（旧历3月31日）①

回到了彼得格勒，受到孟什维克和部分群众的热烈欢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初住在约尔丹斯基家中。

4月

自此至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恢复出版了孟什维克护国分子的日报《统一报》，由普列汉诺夫主编。

15日

出席在彼得格勒塔弗里达宫举行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号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

16日

应孟什维克首领马·伊·斯科别列夫的请求，带病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闭幕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美化孟

①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一书正文说是4月1日到达彼得格勒，而附录年表中又说是“4月13日（3月31日）回到彼得堡”，前后不一致（见中译本第388、424页）。准确到达的日期应是4月13日。

1917

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表示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18日

《民族战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表在《统一报》第5号上。他在文中为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辩解。

19日

《反动的阴谋》发表在《统一报》第6号上。文章主张以严刑惩办迫害犹太人的黑帮分子，主张“在解放了的俄国”对犹太人要给予保护。

20日

《又一批德帝国主义手下的牺牲者》发表在《统一报》第7号上。

21日

文章《法国代表团和俄国工团主义》、《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现象》发表在《统一报》第8号上。

22日—25日

逐条攻击列宁《四月提纲》的文章《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发表在《统一报》第9—11号上。文中诬蔑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是在说“梦话”^①。

28日

《雇佣劳动的世界性节日》、《致俄国教师（致全俄教师代表大会主席的公开信）》发表在《统一报》第14号上。

30日

以致全俄铁路代表会议的公开信形式写成的文章《铁路员工和革命》，以《致电工营委员会，对邀请参加在米海洛夫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版，第17、15页。

斯基剧院举行的音乐会的答复》为副题的文章《致军队》，以《致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对邀请参加五一群众大会的答复》为副题的文章《致大学生》，发表在《统一报》第16号上。他在《致军队》一文中，劝告军队要保持纪律，在国内保卫临时政府，在国外履行打败德国的职责。他在《致大学生》一文中，把目前俄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条件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的革命形势加以机械的对比，认为在俄国目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

4月28日、29日和5月8日、11日

以《战争与和平》为总题目的六篇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14、15、22—25号上。他在第一、二篇文章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他在第三、四篇文章中诬蔑坚持俄国在战争中失败的人是失败主义者。他在第五、六篇文章中表示反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筹备召开各交战国社会主义者讨论和约的代表会议。

5月初

移居彼得格勒皇村养病，很快恢复了健康。

5月3日

《我们的策略（在〈统一报〉派所组织的五一群众大会上宣读致该派的信）》、《非常好的现象》发表在《统一报》第18号上。他在《我们的策略》一文中把“统一报”派的策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内搞阶级调和，对外“保卫祖国”。

4日

《我们到底应该停止什么？》、社论《论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①的政府危机》发表在《统一报》第19号上。他在第二篇文章中谴责了4月20日（旧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

^① 指旧历——作者注。

1917

举行的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示威游行。

5日

普列汉诺夫、捷依奇、查苏利奇签署的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领导对德战争的《宣言》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但愿一切顺利》发表在《统一报》第20号上。他在《但愿一切顺利》一文中，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临时政府达成号召人民安居乐业的协议而庆幸。

8日

《同志们，不要上圈套！》发表在《统一报》第22号上。

15日

《论所谓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问题》、《祖国在危机中》发表在《统一报》第28号上。他在《祖国在危机中》一文中，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可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拉·格·科尔尼洛夫的辞职，俄国军队在前线的溃败，“俄国正遭遇着致命的危险”。他鼓吹为了挽救祖国，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统一报”组织的成员应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劳动群众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内阁”。①

17日

《在前线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发表在《统一报》第30号上。

18日

《愚昧无知的人的来信》发表在《统一报》第31号上。文中把一个给《统一报》写信揭露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水兵，称之为“愚昧无知的人”。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72、74页。

19日

《要讲一点逻辑！》发表在《统一报》第32号上。

20日

《新政府的声明》发表在《统一报》第33号上。文中表示支持新组成的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发表的关于反对单独媾和、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声明。

22日

《乌和人》、《给人民宫群众大会参加者的信》发表在《统一报》第34号上。他在《乌和人》一文中劝告俄国无产阶级应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外国敌人。

23日

《马克思主义还是巴枯宁主义？》发表在《统一报》第35号上。文章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列宁式的现代巴枯宁主义者”^①。

24日

《告俄国工人》发表在《统一报》第36号上。

26日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这样？》发表在《统一报》第38号上。

27日

《保卫社会民主党》发表在《统一报》第39号上。

29日

《不赔款的和平。不割地的和平》、《迫不得已的声明》发表在《统一报》第40号上。

30日

《惊人的见解》发表在《统一报》第41号上。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102页。

1917

5月

写成《基本问题》一文。文中表示反对部分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于1915年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1916年召开的昆塔尔会议所通过的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立场的决议。

6月2日

以《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请觉悟的工人们注意）》为总题目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44号上。此文宣扬“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2日和3日

以《仓促的短评》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组短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禁止酗酒的措施》、《论天真》、《制管工厂的内哄》发表在《统一报》第44、45号上。

3日

《答严厉的批评家》发表在《统一报》第45号上。

7日

《惊人的逻辑》、《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请觉悟的工人们注意）》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47号上。

8日

《陈词滥调……》发表在《统一报》第48号上。

10日

《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信》发表在《统一报》第50号上。他在信中把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诬蔑为“无政府状态”，鼓动劳动居民起来“同这种状态作斗争”。他在信中还反对无偿剥夺地主土地，要求给地主以赎金。^①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140、141—142页。

12日

《考虑不周密的答复》发表在《统一报》第51号上。

13日

《告读者朋友》、《揭露了不幸者》发表在《统一报》第52号上。

14日

《轻率的对比》一文发表在《统一报》第53号上。

15日

《自治的乌克兰万岁！》发表在《统一报》第54号上。他在文中表面上承认俄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但又赞同乌克兰中央拉达向临时政府提出的乌克兰自治的方案。

16日

《这同马克思毫不相干》发表在《统一报》第55号上。

17日

《罗·格里姆被逐，或者：真是糟糕极了》发表在《统一报》第56号上。

19日

《再论罗伯特·格里姆》发表在《统一报》第57号上。

20日

《对的就是对的》发表在《统一报》第58号上。他在文中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揭露，妄图阻止俄国革命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向前发展。

22日

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供愚人使用的桥》发表在《统一报》第60号上。

3日

《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①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① 指旧历——作者注。

发表的演说》发表在《统一报》第61号上。

6月26日、28日、30日和7月6日

以《我们的机会主义（使读者了解我们观点的一次新尝试）》为总题目的四篇文章先后发表在《统一报》第63、65、67、72号上。他在这组论文中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诬蔑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决议体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胡说“列宁的假革命策略是巴枯宁的假革命策略的亲生女儿。”^①

6月27日

《革命民主派与战争》发表在《统一报》第64号上。

29日

《临时政府和乌克兰的运动》发表在《统一报》第66号上。他在文中认为，临时政府应当在原则上承认乌克兰有自治权，但又劝告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达成协议，共同对德作战。

7月1日

《革命民主派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发表在《统一报》第68号上。他在文中煽动人们“应该支持临时政府同无政府势力（指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2日（旧历6月19日）^②

参加了一群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彼得格勒涅瓦大街的游行，并在喀山大教堂前发表了宣扬社会沙文主义的演说。

3日

《错误的逻辑》、《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九日^③在喀山广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180页。

② 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著《普列汉诺夫传》误为6月18日（见中译本第393页）。

③ 指旧历——作者注。

场上发表的演说》发表在《统一报》第69号上。他在《错误的逻辑》一文中攻击7月1日（旧历6月18日）彼得格勒四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的反对临时政府、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示威游行。

5日

《必要的修正》发表在《统一报》第71号上。他在此文中追忆了自己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谴责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正确立场。

7日

《论我们的策略（致莫斯科市的觉悟工人）》发表在《统一报》第73号上。他在此文中，美化了“统一报”派，颂扬了孟什维主义占上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8日

《芬兰的政策》发表在《统一报》第74号上。

10日

《代表大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残废军人》等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75号上。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提醒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临时政府说：“此刻关闭列宁主义大门就等于堵塞反革命的道路”^①。

11日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和平的条件》发表在《统一报》第76号上。

12日

《聪明的话听起来也愉快》发表在《统一报》第77号上。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221页。

1917

14日

《一家聪明报纸的惊慌恐惧》发表在《统一报》第78号上。

17日

《论国际》发表在《统一报》第80号上。

18日

《怎么办？》发表在《统一报》第81号上。他在此文中声称：“列宁所要求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对我国是很大的灾难，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专政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反革命势力很快就会随之而来。”^①

20日

《两周的考虑》发表在《统一报》第83号上，文中说：“列宁分子的胜利本身又会加速我们国内经济破产的到来”^②。

21日

《革命活着》发表在《统一报》第84号上。文中认为，7月16日（旧历7月3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遭到镇压是“革命战胜了无政府状态”^③。

22日

《新内阁》发表在《统一报》第85号上。文中胡说7月16日至17日（旧历7月3日至4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是俄国的国外敌人为了达到粉碎俄国的目的而拟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从自己方面说，坚决镇压这些风潮应当是俄国民族自卫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247页。

③ 同上书，第248页。

④ 同上书，第252页。

24日

《发生了》、《历史的证据》两篇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86号上。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临时政府美化为“有组织的人民的革命专政”、“人民自卫的政府”，他号召“那些不愿意恢复旧制度的政党的代表都参加这个政府。把政府变成工农兵代表的政府”^①。他在第二篇文章中错误地认为：“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居民的多数时才是可能的和合乎愿望的。”^②

26日

《政党呢，或者只是派别？》发表在《统一报》第88号上。他在此文中指出：“孟什维克不是政党。他们只是派别。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③。

28日

《同反革命作斗争》发表在《统一报》第90号上。他在此文中对立宪民主党人退出联合内阁表示惋惜。

29日

《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发表在《统一报》第91号上。

31日

《真是天晓得！》发表在《统一报》第92号上。

8月1日

《聋子》、《论当前战争的祸首问题》发表在《统一报》第93号上。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叫嚷要关心俄国的战局，不要装“聋子”。他在第二篇文章中，宣扬德国、奥国是第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256页。

③ 同上书，第261页。

1917

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

8日

《新政府、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发表在《统一报》第99号上。

9日

《我们的一百号》发表在《统一报》第100号上。

16日

《是放胆的时候了！》发表在《统一报》第106号上。

17日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问题》发表在《统一报》第107号上。他在文中哀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许多组织，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实现党的统一。

18日

《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发表在《统一报》第108号上。文中表示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

21日

《莫斯科会议前夕》发表在《统一报》第110号上。

22日

《还是这个问题》发表在《统一报》第111号上。

23日

和妻子一起从彼得格勒来到莫斯科，准备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住在“统一派”拥护者瓦连廷诺夫家里，略事休息。

《论物种转变问题》发表在《统一报》第112号上。

25日

《难道他们会使他离职吗？》发表在《统一报》第114号上。

26日

在莫斯科与查苏利奇等人游览雀山，拜谒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年轻时宣誓终身为人民献身的旧址。《政治策略的基本原理》发表在《统一报》第115号上。文中宣称：“俄国工人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可以进行统治”的时候，因此即使夺得了政权，也会给本阶级“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28日

《莫斯科会议开幕》发表在《统一报》第116号上。

同日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反动的最高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过去的国家杜马成员，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是纠集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力量，镇压即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会后回到彼得格勒又病倒在床上。

8月

在莫斯科反动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演说，发表在《统一报》第117号和《俄国言论报》第187号上。

9月5日

《在最后关头》发表在《统一报》第122号上。

6日

《莫斯科会议起了什么作用？》发表在《统一报》第123号上。

8日

《伊·格·策烈铁里》发表在《统一报》第125号上。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17—318页。

1917

9日

《论阶级利益（向俄国工人阶级觉悟分子进一言）》发表在《统一报》第126号上。

11日

《怎么办？》发表在《统一报》第127号上。文中谴责了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并相信“我国革命民主派一定会支持临时政府同这位叛乱的将军进行斗争。”^①

12日

《向〈言论报〉政论家进一言》发表在《统一报》第128号上。文中主张严惩发动反革命叛乱的科尔尼洛夫。

13日

《而现在呢？》发表在《统一报》第129号上。文中向临时政府建议：“扩大自己政权的社会基础”，“把工商业阶级的真正代表吸收到自己的政权中来”。^②

15日

《消灭不久以前的叛乱》发表在《统一报》第131号上。

16日

《革命派同志们，要讲一点逻辑！》发表在《统一报》第132号上。文中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及各地的苏维埃中占领导地位之后，就会推翻临时政府。

18日

《写在九月十二日^③会议之前》发表在《统一报》第133号上。他指出有两条道路供全俄民主会议选择：“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工商业阶级的政治代表联合，或者让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47页。

② 同上书，第353页。

③ 指旧历。——本书编著者注。

列宁的政策取得胜利”，“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20日

《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发表在《统一报》第135号上。

21日

《为什么需要联合》发表在《统一报》第136号上。文中指出俄国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各阶级的联合。

23日

《终于说穿了！》发表在《统一报》第137号上。

25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发表在《统一报》第138号上。

29日

《联合呢？还是投降呢？》发表在《统一报》第141号上。

30日

《预备国会》发表在《统一报》第142号上。

10月3日

《论联合的问题》发表在《统一报》第144号上。文中劝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同“包括人民自由党在内的工商业阶级”联合起来。^②

4日

《列宁和策烈铁里》发表在《统一报》第145号上。此文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

5日

《谁胜利了呢？》发表在《统一报》第146号上。文中哀叹彼得格勒和各地的苏维埃的领导权已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63页。

② 同上书，第387页。

1917

6日

《他们为什么高兴？》发表在《统一报》第147号上。

7日

《冬宫的谈判》发表在《统一报》第148号上。

11日

《‘但是’……》发表在《统一报》第150号上。

12日

《再论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发表在《统一报》第151号上。文中公开表示反对临时政府同德国政府讲和。

13日

《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势力》发表在《统一报》第152号上。他诽谤说：“反革命势力是通过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门而侵入目前俄国的生活中来的”，希望临时政府严厉地“采取足以关闭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大门的一切措施”。^①

16日

《公民们，当心啊！》发表在《统一报》第154号上。文章批评临时政府对德国作战不坚决。

17日

《齐美尔瓦尔得和德国》发表在《统一报》第155号上。这篇文章攻击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提出的争取实现民族自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原则。

19日

《两极相逢》发表在《统一报》第157号上。

23日

《国会的第一天》发表在《统一报》第160号上。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15—416页。

26日和27日

以《德国帝国主义的最低纲领》为题的两篇文章发表在《统一报》第163、164号上。

30日

《别人的担子压坏驴子》发表在《统一报》第166号上。

31日

《勇敢的俘虏》发表在《统一报》第167号上。文中表示反对临时政府谋求对德和谈的外交政策。

10月

在彼得格勒皇村养病近五个月，肺结核病日趋恶化。

11月2日

《马萨利克教授的电报》发表在《统一报》第168号上。

3日

《我们的罪过，我们的大罪过！》发表在《统一报》第169号上。

4日

《受惩罚的勇气》发表在《统一报》第170号上。

7日

《不是神的喜剧》发表在《统一报》第171号上。

10日

《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发表在《统一报》第173号上。信中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表示“痛心”。他认为无产阶级在俄国居民中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只会引起大灾难。他否认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8日通过的“和平法令”。

11月上旬

收到列宁委托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谢·伊·古谢夫送来的食品和衣服。

1917—1918

11月12日（大约）

在家里会见了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波里斯·萨文柯夫，
严词拒绝了后者煽动他参与推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
权的武装叛乱的建议。

13日

下午四点多钟，普列汉诺夫在皇村的住宅被三个赤卫
队员搜查。赤卫队员是奉命前来搜索反动军官暗藏的武器
的。

14日

住进皇村医院治疗。

15日

由皇村医院转送到瓦西里岛的一个由法国人开办的圣玛
丽亚·玛格达林娜医院。

25日

主编的《统一报》发行到第185号时，因订户太少而停
刊。

同年

写的论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刊登在由世界图书
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史》一书中。

1918年（六十二岁）

元旦

高兴地会见了彼得格勒矿业学院的学生和教授组成的代
表团。

同日

又改头换面创办并主编《我们的统一报》，并在第1号
上发表了《仍然在进展》一文。

1月11日

《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发表在《我们的统一报》第7号上。

24日和26日

《最简单的道理》发表在《我们的统一报》第14、16号上。文中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①。

2月10日

乘雪橇离开瓦西里岛的圣玛丽亚·玛格达林娜医院，经西罗廷宁教授介绍坐火车来到芬兰的捷里奥基车站附近的皮特凯雅尔维的威美尔曼疗养院，继续治疗肺结核病。

2月

听到苏维埃国家代表同德国代表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消息时，认为这种谈判是灾难。

3月18日

从早晨起开始吐血，病情恶化。

5月30日

下午二时，因肺结核病恶化并发心肌梗塞，病逝于芬兰疗养院。后安葬于列宁格勒沃尔科夫陵园，靠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墓。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84页。



附 录



附录一 普列汉诺夫别名录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和著作家，为了防止和避免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迫害，也为了在思想论战中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生用过多种别名。现在把我们搜集到的他的别名（包括幼年时的小名）全部列出，大体上按开始使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并略加解释。

1. 若尔日（Жорж），这是普列汉诺夫的名字格奥尔基（Георгий）的小名，格奥尔基按法文念为若尔日，当时俄国贵族习尚法国，以能讲法语为荣。从小父母就用这个乳名叫普列汉诺夫，后来他的亲友也常这样称呼他。

2. 乔治（Джордж），普列汉诺夫的名字格奥尔基按英文念为乔治，在民粹派活动时期曾用此名，后来亲友也这样称呼过他。

3. 阿拉多尔（Арадоль），从事民粹派活动时期使用。

4.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格·瓦连廷诺夫（Г. Валентинов）、格·瓦或格·瓦-奇，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本名或本名的缩写。用格·瓦连廷诺夫的笔名起于1881年11月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政治经济领域的新潮流》。

5. 瓦连廷诺夫（Валентинов），源于他的父名（Валентин）。1882—1883年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一文时用此笔名。

6. 恩·别尔托夫（Н. Бельтов），1895年1月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时，为避免暴露出作者是谁，用此笔名

发表。

7. 乌奇斯 (Утис), 1895 年第一次以这个笔名发表《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一文(收入《说明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这本马克思主义文集中)。

8. 乌沙柯夫 (Ушаков), 原意为“大耳朵人”, 此姓意为“大耳朵家的”。1896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第 9 期发表《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致高尔采夫的公开信)》时用此笔名(此文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高尔采夫在其主编的《俄罗斯思想》第4期上发表的《论经济唯物主义》一文的答复)。

9. 沃尔金和阿·沃尔金 (А. Волгин), 源于伏尔加河 (Волга), 他曾在伏尔加河沿岸从事过革命活动。1896年2月在彼得堡公开出版《瓦·巴·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的民粹主义理论》一书时用此笔名。

10. 鲍查罗夫 (Бочаров), 源于“木桶匠”一词(Бочар)。1897年1月在《萨马拉通报》上发表《谈谈历史》一文时用此笔名。

11. 卡缅斯基或恩·卡缅斯基 (Н. Каменский), 源于地名卡缅斯克 (Каменск), 普列汉诺夫早年曾在萨拉托夫省卡缅斯克镇从事过工人运动。1897年4月、7月、8月在《新语》杂志第4、7、8期上发表《俄国批判的命运》第一篇论文——《阿·勒·沃尔斯基〈俄国评论家文艺随笔〉》一文时用卡缅斯基的笔名。

12. 阿·基尔沙诺夫 (А. Гирсанов), 源于 Кирсан 一词, 借用于希腊语, 原为“金色的”之意。1898年4月在《科学评论》第3、4期上发表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用此笔名。

13. 安德烈耶维奇 (Андреевич), “安德烈”源于希腊语, 意为“勇敢的”, “安德烈耶维奇”意即勇敢人之子。1899年4

月在《创始》杂志上发表《论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一文时用此笔名。

14. 一元论者 (Монист), 即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者。1899年7月9日 (公历) 列宁在写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也称普列汉诺夫为“一元论者”。

15. 库兹涅佐夫 (Кузнецов), 源于“铁匠”一词 (Кузнец), 此姓是“铁匠家的”之意。

16. 艾甸姆 (idem), 原为拉丁文, 意为“同上”, 或可译为“前人”。1901年在《犁沟报》上发表《无的放矢》一文时用此笔名 (该文是批判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车尔克佐夫的)。

17. 德国人 (Немец); 普列汉诺夫曾用德文写作, 并在德国《新时代》等报刊发表过文稿, 还在德国出版过专著, 所以有时署名“德国人”。

18. 老兵 (Ветеран): 普列汉诺夫晚年的自称。

19. 赫 (X): 本是俄文第二十三个字母, 普列汉诺夫曾把它列于自己的笔名别尔托夫之前 (X. Бельтов), 列宁在著作中有时也这样称呼普列汉诺夫。

附录二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外文书刊资料目录

说明和凡例

1. 因我们掌握的外文语种和资料有限，这里所列主要是俄文和英文的书刊资料，个别属其他语种。凡未注明语种者均系俄文。

2. 凡已译为中文者参见本书附录三，为避免重复，这里从略。

3. 为了便于了解和检索，我们把全部外文书刊资料分为六类。在各类中，所有资料都按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在同一类中，同一作者的论著集中并按发表或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在一起。

4. 凡在正文中未提到的一些重要作者和期刊，第一次出现时在脚注中加以简介；其他有关问题也加注说明。

(一) 普列汉诺夫的论著^①

1. 别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对我们批判者的批判》（论文集），公益出版社1906年版。

2. 普列汉诺夫：《革命的两条路线》，彼得格勒1917年版。

3. 《格·瓦·普列汉诺夫给彼·拉·拉甫洛夫的书信》

^① 普列汉诺夫最早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稿和出版的著作单行本，在《普列汉诺夫年谱》中都已反映，这里所列仅是他的论著的文集、选集和全集。

(列·格·捷依奇提供，共22封信)，《事业和岁月》^①第2册，彼得格勒1921年版，第78—163页。

4.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论文集)，莫斯科1922年版。

5. 普列汉诺夫：《文学和批评》(论文集)，莫斯科1922年版。

6. 普列汉诺夫：《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哈尔科夫1923年版。

7. 普列汉诺夫：《维·格·别林斯基》(论文集)(维·瓦甘尼安作序)，莫斯科1923年版，共330页。

8.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4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1927年版。^②

9.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

10. 普列汉诺夫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书信，《战斗的唯物主义》第4卷，莫斯科1925年版。

11. 《格·瓦·普列汉诺夫与巴·波·阿克雪里罗得通信集》，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

12. 格·瓦·普列汉诺夫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书信(1888—1893年)，见《“劳动解放”社》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27—242页。

13.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1—8卷，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莫斯科1934—1940年版。

14. 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论文集)，莫斯科—

① 《事件和岁月》为不定期历史杂志，1920—1922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主要论著大都已译成中文，约占全集的一半。

列宁格勒1931年第2版。

15.《普列汉诺夫的文艺遗著》两卷本（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编），莫斯科1934年版。

16.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文集），莫斯科1935年版。

17.普列汉诺夫：《在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据个人回忆），列宁格勒1940年版。

18.普列汉诺夫：《艺术与文学》，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48年版。

19.《普列汉诺夫文献（纪念诞辰一百周年）》，《历史档案》1956年第6期。

20.普列汉诺夫：《论宗教与教会》（著作选集），苏联科学院莫斯科1957年版。

21.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第1—2卷，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

22.《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1—3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3—1974年版。

23.普列汉诺夫：《美学和艺术社会学》（论文集），第1—2卷，苏联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78年版。

（二）有关档案和手稿^①

1.列·格·捷依奇于1895年4—8月给亚·维·斯切凡诺维奇的信。苏联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档案，编号AII.1.24.32。

2.彼·伯·司徒卢威于1895年12月8—9日（公历20—21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保存单位同上，编号B.406.7。

^① 此目录中书信的时间以档案原件为根据，其中有的是用俄国旧历。

3.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于1896年10月14日(公历26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Г.14.6。

4. 普列汉诺夫于1905年6月7日(或6日)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8.128。

5. 普列汉诺夫于1909年1月17日给罗·马·普列汉诺娃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91.131。

6. 普列汉诺夫于1910年2月18日给罗·马·普列汉诺娃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92.172。

7. 普列汉诺夫于1910年4月24日给沙·拉波波特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63.3。

8. 《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档案材料》, 《旗帜》1956年第12期。

9. 米·伊·加里宁于1918年6月6日给罗·马·普列汉诺娃的电报。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БГ.8.1。

10. 罗·马·普列汉诺娃于1925年5月在工学院普列汉诺夫纪念像揭幕式上的讲演。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П.13.20。

11. 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于1931年10月13日给罗·马·普列汉诺娃的信。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АП.9.27。

12. 普列汉诺夫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Р.30.2°。

13. 维·伊·查苏利奇的淡紫色笔记本。保存单位同上, 编号114.Φ.1098。

14.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手稿,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

15. 欧仁尼娅·巴托-普列汉诺娃^①在巴黎据有的其母罗·

^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第三个女儿, 定居巴黎。见巴伦著《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英文版第383页。

马·普列汉诺娃的手稿：《意大利与高尔基》、《格·瓦·普列汉诺夫怎样组织自己的脑力劳动》、《普列汉诺夫与干涉》、《普列汉诺夫与工人》。

16. 欧仁尼娅·巴托-普列汉诺娃在巴黎据有的未发表的普列汉诺夫与别人的来往书信。

17. 尼·瓦连廷诺夫^①：《1917年8月同普列汉诺夫的几次会见》，作者在巴黎据有的未发表的手稿。

(三) 同时代人的有关论著^②

1. 彼·拉·拉甫洛夫：《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民意导报》1884年第2期。

2. 彼·拉·拉甫洛夫：《回忆索·米·金兹堡》^③，《往日之声》^④1917年第7—8期。

3. 《拉甫洛夫与金兹堡的通信》，《苦役和流放》^⑤1928年第2期。

4. 列·亚·吉荷米洛夫：《我们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民意导报》1884年第2期。

① 瓦连廷诺夫，孟什维克，1917年8月普列汉诺夫到莫斯科参加国务会议时曾住在他家中。详见我们合著的《普列汉诺夫评传》第十五章第三节。

② 本类所列的是与普列汉诺夫同时代的民粹派分子、资产阶级学者、劳动解放社成员、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有关普列汉诺夫的论著。

③ 金兹堡（1863—1891年），民粹派女革命家。

④ 《往日之声》，研讨历史和文学史问题的杂志，属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913年创刊，1923年停刊，1919年之前是月刊，后为不定期。

⑤ 《苦役和流放》，1921—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革命历史杂志，为全苏前政治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协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刊登有关十月革命前被反动政府判刑的革命者事迹的文稿，共出版116期。

5. 列·亚·吉荷米洛夫：《普列汉诺夫及其拥护者》^①，列宁格勒1925年版。

6. 列·亚·吉荷米洛夫：《列甫·吉荷米洛夫回忆录》^②，莫斯科1927年版。

7.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文艺与生活》，《俄国思想》^③1892年第6期，1895年第8、9期。

8.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文艺与生活》，《俄国财富》^④1894年第2期。

9. 埃·罗贝蒂：《不可知论》，巴黎1893年法文版。（普列汉诺夫读过此书，现藏普列汉诺夫纪念馆）。

10. 恩·伊·卡列也夫：《经济论证历史的新尝试》，《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

11. 马·马·柯瓦列夫斯基：《论别尔托夫的著作》〔原为柯瓦列夫斯基1895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信中对普列汉诺夫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图加特1894年版）一书进行评论〕，《马克思主义史》^⑤1928年第5期。

12. 瓦·巴·沃龙佐夫（署名伏·伏）：《当代思潮概论，俄国的经济唯物主义》，《新语》^⑥1895年第2、3期。

①② 民意党头子吉荷米洛夫于1889年给沙皇写忏悔书后回国，成为臭名昭著的保皇分子，1917年后脱离政治活动，死于1923年。这里所列的两本书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

③ 《俄国思想》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

④ 《俄国财富》是1876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从90年代初期起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1906年以后为人民社会党的刊物，1918年停刊。

⑤ 《马克思主义史》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机关刊物，1926—1930年在莫斯科出版。

⑥ 《新语》，科学、文学、政治杂志，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天起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出版，1897年12月被政府封闭。

13. 尼·弗·丹尼尔逊（署名尼·——逊）：《什么是经济的必需？》（短评），《俄国财富》1895年第8期。

14. 尼·谢·鲁萨诺夫（署名恩·库德林）：《站在客观真理的高度》，《俄国财富》1895年第5期。

15. 列·叶·奥波连斯基：《我们知识界中的新分裂》，《俄国思想》1895年第8、9期。

16. 阿·克里默：《论宣传》，日内瓦1896年版。

17. 赫·拉加德莱：《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巴黎代表大会》，《新时代》（德文）1899—1900年第18年卷，第1册第17、19、22期。

18. 埃·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农业停滞》，《新时代》（德文）1899—1900年第18年卷，第2册第36期。

19. 爱·伯恩施坦：《历史唯物论》，圣彼得堡1902年版。（普列汉诺夫曾在此书上写有好多批语，原书现藏普列汉诺夫纪念馆）

20. 爱·伯恩施坦：《卡尔·马克思与俄国革命》，《往年》^①1908年第10—11期。

21. 《〈工人事业〉编辑部对巴·阿克雪里罗得的书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手册的回答》，日内瓦1900年版。

22. 布·巴西列夫斯基编：《十九世纪俄国政府的罪行》，斯图加特1903年版。

23. 布·巴西列夫斯基编：《民意党文献集》，巴黎1905年版。

24. 《从执行委员会到亚历山大三世》，《往事》^②1906年

① 《往年》，反映俄国革命运动历史的月刊，1908—1916年在彼得堡出版。

② 《往事》是反映俄国18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革命运动历史的杂志。1900—1904年在伦敦和巴黎出版6期，1906年起在彼得堡出版，成为月刊，1908—1916年改名《往年》，1917年7月复刊，又用《往事》旧名，至1926年停刊。

第8期。（作者不详，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策划于1881年3月13日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亚历山大三世即位）。

25.米·罗·波波夫^①：《“土地与自由”社沃龙涅什代表大会前夕》，《往事》1906年第8期。

26.米·罗·波波夫：《七十年代末工人运动的历史》，《往日之声》1920—1921年。

27.尼·亚·莫罗佐夫^②：《民意党的产生》，《往事》1906年第12期。

28.尼·亚·莫罗佐夫：《我的生活故事》，8卷本，1947年莫斯科最新修订版。

29.米·费·弗罗连科^③：《尼·亚·莫罗佐夫〈民意党的产生〉一文的注释》，《往事》1906年第12期。

30.米·费·弗罗连科：《利别茨克和沃龙涅什代表大会》，《往事》1907年第1期。

31.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日内瓦1885年版。

32.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致俄国工人们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信》，日内瓦1889年版。

33.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历史状况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互关系》，日内瓦1898年版。

① 米·罗·波波夫（1851—1909年），革命民粹派活动家，《土地和自由社》创立人之一，1879年分裂后加入《土地平分社》。1880年被捕，后长期坐牢。

②③ 尼·亚·莫罗佐夫（1854—1946年）和米·费·弗罗连科（1848—1938年）都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前者在沙皇监狱中度过21年，十月革命后任列斯加夫特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曾荣获列宁勋章。后者也被沙皇政府判处终身苦役，十月革命后参加《苦役和流放》杂志编辑部工作，1936年加入联共（布）。

34.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日内瓦1898年版。

35.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致〈工人事业〉编辑部的信》，日内瓦1899年版，共22页。

36.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日内瓦1905年版，圣彼得堡1907年第2版。

37.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两种策略》，圣彼得堡1906年版。

38.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圣彼得堡1907年版。

39.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任务》，苏黎世1915年版。

40.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争夺世界的战争和恢复国际》，彼得格勒1917年版。

41.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谁背叛了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纽约1919年版，共30页。

42.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对于布尔什维克起义时社会主义者策略的观察》（致马尔托夫信件片断），巴黎1921年版，共38页。

43.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往事回忆录》，4卷本，柏林1923年版。

44.《巴·波·阿克雪里罗得部分档案：俄国革命运动史资料》，沃依钦斯基、尼古拉耶夫斯基、唐-采杰尔包姆编，2卷本，柏林1924年版。

45.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史》1928年第6期。

46.维·伊·查苏利奇：《让·雅克·卢梭，试评其社会思想》，圣彼得堡1898年版。

47. 维·伊·查苏利奇：《社会主义中的理想成分》，圣彼得堡1906年版。

48. 维·伊·查苏利奇：《论文集》，圣彼得堡1907年版。

49. 维·伊·查苏利奇：《回忆录》，莫斯科1931年版。

50. 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1卷，第8版，莫斯科1930年版。

51. 列·格·捷依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海伦·奇肖尔姆译，伦敦1903年英文版。

52. 列·格·捷依奇：《格·瓦·普列汉诺夫给彼·拉·拉甫洛夫的信》，《事件和岁月》1921年第2期。

53. 列·格·捷依奇：《格·瓦·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①1922年第7期。

54. 列·格·捷依奇：《“劳动解放”社的创立》，《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4期。

55. 列·格·捷依奇：《同民粹派的接近和分裂》，同上，第8期。

56. 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同上，第9期。

57. 列·格·捷依奇：《论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的态度》，《苦役和流放》1923年第7期。

58. 列·格·捷依奇编：《“劳动解放”社》，6卷本，莫斯科1924—1928年版。

59. 列·达·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

① 《无产阶级革命》是1921—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革命历史杂志，1921—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28—1931年为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1931—1941年为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

会》，日内瓦1903年版。

60. 列·达·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彼得堡1906年版，另有纽约1918年英文版（译者莫·奥里金）。

61. 列·达·托洛茨基：《1905年》，莫斯科1922年版。

62. 列·达·托洛茨基：《列宁和旧〈火星报〉》，莫斯科1924年版。

63. 列·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3卷本，纽约1932年英文版。

64. 尤·奥·马尔托夫：《同戒严状态作斗争》，日内瓦1904年版。

65. 尤·奥·马尔托夫：《一八八四——一九〇五年间的社会运动与思想派别》，见《十九世纪文献史》，奥勃西亚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编，莫斯科1911年版。

66. 尤·奥·马尔托夫：《战争与格·瓦·普列汉诺夫》，见《反对战争》，莫斯科1917年版。

67. 尤·奥·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莫斯科1923年第3版。

68. 尤·奥·马尔托夫：《社会民主党人札记》，莫斯科1924年版。

69. 米·斯·奥里明斯基^①：《民粹派团体（1891—1894）》，《往事》1906年第11期。

70. 米·斯·奥里明斯基：《论格·瓦·普列汉诺夫著〈1825

① 米·斯·奥里明斯基（1863—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和著作家，八十年代初参加革命时靠近民粹派，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长期担任党的《无产者报》、《真理报》等报刊编辑并撰稿，十月革命后领导党中央党史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创办人和主编，1928年起为列宁研究院领导人之一。

年12月14日)》，《教育》1907年第3期。

71.米·斯·奥里明斯基编：《从布拉戈耶夫小组到斗争协会》，莫斯科1921年版。

72.格·拉加尔别里：《革命工团主义》，圣彼得堡1906年版。

73.马·尼·利亚多夫^①：《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圣彼得堡1906年版。

74.奥·瓦·阿普杰克曼^②：《七十年代民粹派的历史片断：“土地与自由”社》，顿河之岸罗斯托夫1907年版。

75.奥·瓦·阿普杰克曼：《“土地平分”社》，莫斯科1923年版。

76.奥·瓦·阿普杰克曼：《对格·瓦·普列汉诺夫论文的注释》，《苦役和流放》1928年第5期。

77.莫·伊·布尔加柯夫（署名米赫·安东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福音》，圣彼得堡1907年版，共56页。

78.巴·尼·米留可夫^③：《斗争年代》，圣彼得堡1907

① 马·尼·利亚多夫（1872—1947年），俄国革命活动家，1893年参加建立莫斯科工人协会，1903年参加党的“二大”，并成为布尔什维克，1904年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5年革命后犯过召回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错误，1920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后从事经济和党校工作。

② 奥·瓦·阿普杰克曼（1849—1926年），“土地和自由”社活动家，“土地平分”社创立人之一，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到瑞士，与孟什维克有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历史档案馆工作。

③ 巴·尼·米留可夫（1859—1943年），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任立宪民主党主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继续从事反动活动。

年版。

79.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莫斯科1907年版。

80.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往年》1908年第2期。

81.威·布赫霍尔茨：《关于八十年代后半期彼得堡的回忆》，《往年》1908年第10—11期。

82.阿·阿·马林诺夫斯基：《一个哲学学派的奇遇》，圣彼得堡1908年版，共66页。

83.弗·梅林：《历史唯物论》，《新时代》（德文）增刊1910年7月。（此文曾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84.亚·亚·基捷韦帖尔^①：《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史的新著作》，《往日之声》1916年第1期。

85.阿·库德里亚采夫：《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历史》1916年第11期，第306—310页。

86.伊·鲍里切夫斯基：《关于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当代世界》1917年第2—3期，第185—214页。

87.弗·塔兰诺夫斯基：《关于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往事》1917年第3期，第266—268页。

88.阿·斯·波利亚科夫：《第二个三月一日》^②，《往日之声》1918年第10—12期。

89.布拉戈耶夫特西-雷达克特西亚：《民意导报》，《往

① 亚·亚·基捷韦帖尔（1866—1933年），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政论家，曾任莫斯科大学讲师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22年被驱逐出国。

② 1880年8月1日（公历8月13日）为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日子，在这之后民意党人恐怖组织又在1887年8月1日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史称“第二个三月一日”事件。

事》1918年第13期。

90.波·伊·尼古拉也夫斯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最初的纲领》，《往事》1918年第13期。

91.《马克思主义者给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①的信》，《往事》1918年第13期。

92.列·伊尔英斯基：《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第三厅^②》，《往事》1919年第15期，第51—62页。

93.格·叶·季诺维也夫：《第一次俄国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汉堡1923年德文版。

94.格·叶·季诺维也夫：《逆流集》（与列宁合著），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版。

95.格·叶·季诺维也夫：《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列宁格勒1924年版。

96.格·叶·季诺维也夫：《时代哲学》，列宁格勒1926年版。

97.尤·阿扎也夫：《普列汉诺夫著〈在祖国的一年〉序言》，巴黎1921年版（序言列于该书之首）。

98.斯·亚·沃尔弗松：《关于普列汉诺夫（1922年普列汉诺夫的文献）》，明斯克1922年版，共100页。

99.《格·亚·洛帕廷^③同弗·恩格斯谈论俄国的书信》，

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年），民粹派著名理论家。

② 第三厅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直接控制政治警察，加紧迫害革命人士于1826年7月设立的私人办公厅，宪兵队也归它指挥，1880年改组为警察厅。

③ 格·亚·洛帕廷（1845—1918年），民粹派著名活动家，七十年代在西欧期间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密切，曾把《资本论》第1卷译为俄文，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多次被沙皇政府囚禁，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

《往日之声》1923年第2期。

100.弗·伊·科兹明：《格·瓦·普列汉诺夫最早的作品之一》，《苦役和流放》1923年第7期。

101.弗·伊·科兹明：《格·瓦·普列汉诺夫给彼·拉·拉甫洛夫的未发表书信》，《文化遗产》^①1935年第19—21期。

102.弗·伊·涅夫斯基^②：《俄国共产党历史纲要》第1卷，彼得格勒1923年版。

103.弗·伊·涅夫斯基编：《一八八三——一八九四年间的劳动解放社》，《革命历史文集》第2集，列宁格勒1924年版。

104.弗·伊·涅夫斯基：《从“土地和自由”社到“劳动解放”社》，莫斯科1930年版。

105.弗·伊·涅夫斯基编：《“劳动解放社”五十年来书刊目录》，莫斯科1934年版。

106.恩·尔·舍尔基耶夫斯基：《“劳动解放”社与马克思主义小组》，《革命历史文集》第2集，列宁格勒1924年版。

107.恩·尔·舍尔基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写〈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一文？》，《无产阶级革命》1928年第1期。

108.恩·尔·舍尔基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与布拉戈耶夫小组》，同上第8期，第133—151页。

109.恩·尔·舍尔基耶夫斯基：《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戈耶夫小组》，莫斯科1929年版。

① 《文化遗产》，不定期刊物，1931—1960年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机关刊物。

② 弗·伊·涅夫斯基（1876—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家，1898年入党，1913年被补选为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交通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委会副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校长、国立列宁图书馆馆长等职。

110.恩·尔·舍尔基耶夫斯基：《“劳动解放”社书刊最初的运送》，《红色档案》^①1925年第18期。

111.《波里斯·萨文柯夫^②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上》，莫斯科1924年版。

112.波·维·萨文柯夫：《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回忆录》（弗·康作序），哈尔科夫1928年版。

113.波·维·萨文柯夫：《在狱中》（阿·卢那察尔斯基作序），莫斯科1925年版。

114.波·维·萨文柯夫：《死后刊行的论文和书信》，莫斯科1926年版。

115.莫·卡缅斯卡娅：《普列汉诺夫著〈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序言》，巴黎1924年版（序言列于该书之首）。

116.《“劳动解放”社通信选》，《红色史册》^③1924年第2期。

117.柳波芙·伊萨科夫娜·阿克雪里罗得^④：《探讨和回

① 《红色档案》，1922—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历史杂志，原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档案馆的机关刊物，后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总管理局的机关刊物。

② 波里斯·萨文柯夫(1879—1925年)，早年在工人小组中做过宣传工作，后来是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恐怖活动战斗组织的负责人。1917年任克伦斯基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和彼得格勒军事总督。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划反苏维埃武装叛乱，曾拉拢普列汉诺夫入伙，遭到拒绝。1924年密返苏联后被捕，被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监禁，1925年在狱中自杀。

③ 《红色史册》，革命历史杂志，1922—1934、1936—1937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党委领导下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

④ 柳·伊·阿克雪里罗得(1868—1946年)，女，普列汉诺夫的信徒和追随者，哲学家和文艺学家。九十年代在瑞士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后成为孟什维克，1917年时为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的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转向高等学校任教并研究艺术社会学。

忆》，列宁格勒1925年版。

118. 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我的回忆片断》，《苦役和流放》1930年第2期。

119. 尼·列佩什金：《在转变中》，列宁格勒1925年版。

120. 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我的生平简述》，《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第1期。

121. 《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同利奥·约吉希斯^①于1891—1892年的通信》，《无产阶级革命》1928年第11—12期。

122. 弗·恩——斯基：《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苦役和流放》1929年第5期。

123. 安·巴拉巴诺娃^②：《一个反抗者的自传》，纽约1938年英文版。

124.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莫斯科1940年版，共38页。

125.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一八八三——一九一九年）》，莫斯科1940年版，共27页。

126.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① 利奥·约吉希斯（1867—1919年）又名梯什卡，波兰和德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从八十年代起同“劳动解放”社成员交往密切，后曾参加俄国革命运动。

② 安·巴拉巴诺娃（1878—1965年），俄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1903年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共产国际书记，1924年因反对共产国际被开除出党，后定居巴黎等地。

③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1943年），著名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历史学家，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委会书记、中宣部部长等职。

(1901—1904年)》，莫斯科1940年，共52页。

127.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劳动解放”社及其历史意义》，见《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卷，莫斯科1940年版，第8—39页。

128.波·亚·奇列诺夫：《普列汉诺夫回忆录》，大约四十年代出版。

129.费·伊·唐恩^①：《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纽约1946年版。

130.尼·瓦连廷诺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剧》，《新杂志》第20卷，1948年。

131.叶·德·库斯柯娃^②：《很久以前》，《新学刊》第54卷，1958年。

(四) 生平活动和传记

1.阿·叶尔尼茨基：《格·瓦·普列汉诺夫传略》，《教育》1906年第1期，另有圣彼得堡1906年版，共26页。据我们所知，这是普列汉诺夫生前出版的最早的一本传记。

2.《格·瓦·普列汉诺夫在自由的俄国》，彼得格勒1917年版。

3.达·波·梁赞诺夫：《普列汉诺夫与“劳动解放”社》，彼得格勒1918年第3版。

4.《纪念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彼得格勒1918

① 唐恩(1871—1947年)，孟什维克著名首领，十月革命后坚持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年被驱逐出国，继续进行反共宣传。

② 叶·德·库斯柯娃(1869—1958年)，九十年代同“劳动解放”社关系密切，后成为经济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被驱逐出国，在国外成为白俄流亡分子的骨干。

年版。

5.格·叶·季诺维也夫：《普列汉诺夫》，彼得格勒1918年版。

6.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悼念普列汉诺夫》，《火焰》1918年第7期。

7.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几次会晤》，《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①1922年第5—6期。

8.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普列汉诺夫》，《文学批评家》杂志1935年第7期，后收入《批评和批评家们》（文集），别里契科夫编，莫斯科1938年版。

9.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侧影》，莫斯科1965年版。

10.德·布洛克尔：《普列汉诺夫之死》，《人民权利报》（法文）1918年7月21日。

11.亚·尼·波特列索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往事》1918年第12期。

12.列·格·捷依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往事》1918年第13期^②。

13.列·格·捷依奇：《格·瓦·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第1册（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新莫斯科出版社1922年版，共111页。

14.罗·马·普列汉诺娃：《我们同茹尔·盖得的第一次会见》，《“劳动解放”社》第1集，莫斯科1921年版。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苏联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

② 捷依奇在1922年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第1册中包括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这一部分已由宋洪训同志译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15. 罗·马·普列汉诺娃：《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岁月》，《黎明》1924年第4—5期。

16. 罗·马·普列汉诺娃：《回忆斯克里亚宾》^①，《亚历山大·尼柯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逝世25周年（1915—1940年）纪念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17. 罗·马·普列汉诺娃：《我们的生活》（摘自普列汉诺娃回忆录），《历史问题》1970年第11—12期。

18. 尤·阿扎也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巴黎1921年版（附于作者编的普列汉诺夫著《在祖国的一年》）。

19. 尼·亚·谢马什科^②：《对尤·阿扎也夫编写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传记的意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5期。

20. 尼·亚·谢马什科：《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幼年时代》，《苦役和流放》1923年第7期。

21. 尔·科弗纳托尔：《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青年近卫军》^③1922年第3期，第61—68页。

22. 阿·阿·弗伦彻尔：《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故乡（传记资料）》，《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8期，第27—47页。

23.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格·瓦·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历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3年第6—7期。

24. 弗·尔·切尔内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是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科学院院报》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1923年

① 亚·尼·斯克里亚宾（1872—1915年），为俄国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同普列汉诺夫夫妇交情颇深。

② 尼·亚·谢马什科（1874—1949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家，1893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后为苏联卫生战线和医学科学院领导人之一。

③ 《青年近卫军》，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月刊，1922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由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主办。

第6册，第51—76页。

25. 查斯拉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莫斯科1923年版，共83页。

26. 拉·费多钦科：《格·瓦·普列汉诺夫》，《苦役和流放》1923年第7期。

27. 拉·费多钦科：《社会民主党人在基辅的初步活动》，《苦役和流放》1926年第6期。

28. 维·格·瓦甘尼安：《格·瓦·普列汉诺夫》，莫斯科1924年版。

29. 斯·亚·沃尔弗松：《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生平传略》，明斯克1922年版，共82页。

30. 斯·亚·沃尔弗松：《普列汉诺夫》，明斯克1924年版。

31. 阿·舒茨克维尔：《评沃尔弗松著普列汉诺夫传》，《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3期，第332—333页。

32. 奥·维·阿普杰克曼：《格·瓦·普列汉诺夫（个人回忆）》，列宁格勒1924年版，共96页。

33. 《普列汉诺夫与密探的周旋（斯·巴尔克报道）》，《红色档案》第5期，莫斯科1924年版，第263—266页。

34. 莫·莫·车尼阿夫斯基：《一八七六年喀山示威游行五十周年纪念》，《苦役和流放》1926年第7—8期。

35. 《米·塔·洛里斯-梅利柯夫伯爵^①呈报亚历山大三世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德·巴乌马报道）》，《马克思主义史》1927年第4期，第69页。

36.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普列汉诺夫的第一次会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8年第5期。

37. 弗·波梁斯基：《格·瓦·普列汉诺夫，逝世十周年纪

^① 米·塔·洛里斯-梅利柯夫（1825—1888年），沙皇伯爵、将军，1880—1881年任内务大臣，经常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密报革命者的情况。

念》，《新世界》^①1928年第5期，第224—233页。

38.伊·斯米尔诺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沃龙涅什中学》，《苦役和流放》1929年第12期。

39.列·达·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伦敦英文版（出版时间约为三十年代）。

40.普·弗·尤金：《论普列汉诺夫》，见《唯物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一书，莫斯科1939年版，第110—127页。

41.普·弗·尤金：《格奥尔基·瓦连廷诺夫·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②1943年总第210期，第13—17页。

42.普·弗·尤金：《格·瓦·普列汉诺夫（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莫斯科1943年版，共36页。

43.叶·科茨：《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无产阶级革命》1940年第1期，第194—197页。

44.斯·巴季谢夫：《普列汉诺夫》，《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45卷，第635—654页，莫斯科1940年版。

45.斯·巴季谢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第6期。

46.斯·巴季谢夫：《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锋》，《布尔什维克》1945年第15期，第24—37页。

47.维·亚兹维茨基：《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会见和书信往来》，《十月》莫斯科1942年版，第185—188页。

48.阿·伊·卡先柯：《经济学家格·瓦·普列汉诺夫》，国

① 《新世界》，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月刊，1925年在莫斯科创刊，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

② 《布尔什维克》，苏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和政治杂志，1924年4月在莫斯科创刊，从1952年11月起改名《共产党人》。

立新西伯利亚师范学院学术报告集,1945年第1集,第42—63页。

49.《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10月16日关于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一百周年的决议》,载《党的工作者手册》莫斯科1956年版。

50.米·伊·西多罗夫:《格·瓦·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宣传家(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莫斯科1956年版,共51页。

51.阿·斯·伊林:《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锋(纪念诞辰一百周年)》,莫斯科1956年版,共53页。

52.维·斯米尔诺娃:《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八八三——一九〇〇年)》,《历史问题》1956年第12期。

53.德·舒勃:《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七年》,《俄国思想》1958年6月5日第3期。

54.卡韦安:《哲学战士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思想》杂志(法文),1958年第79期。

55.弗朗科·文图里:《革命的创始人》,伦敦1960年英文版。

56.瓦·格·秋马钦柯:《普列汉诺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莫斯科1960年版。

57.瓦·格·秋马钦柯:《普列汉诺夫生平活动的一页》,《历史问题》1968年第5—7期。

58.塞缪尔·哈·巴伦:《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1963年版,共400页。

59.塞缪尔·哈·巴伦:《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见《俄国和苏联历史新编百科全书》第28卷第126—130页,美国国际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

60.《普列汉诺夫》,见罗森塔尔、尤金主编《哲学辞典》,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

61. 泽·卢卡弗斯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华沙1970年波兰文版，共277页。

62. 阿·斯·别列让斯基：《在故乡的岁月》，见《访问录》一书，沃龙涅什1971年版。

63. 鲍·亚·恰根和伊·恩·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73年版。

64. 米·特·约夫楚克和卡·伊·苏波罗夫：《普列汉诺夫》，《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第20卷第30—32页，莫斯科1975年版。

65. 伊·布·明德林：《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生涯》，《共产党人》1979年第10期。

(五) 专题研究论著和资料

1. 《俄国的第一次工人示威游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

2. 格·巴卡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与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史》1928年第5期。^①

3. 埃·加兹加诺夫：《试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②1928年第7期，第69—116页。

^① 本文作者为保加利亚人，他早在1924年就在保共主办的《新道路》杂志上发表过《普列汉诺夫在保加利亚》一文。

^② 《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是1920—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历史科学月刊，原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及其历史研究所所属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协会的机关刊物，1936年以后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1941年并入《历史杂志》，1945年改为《历史问题》。

4. 维·拉赫美托夫：《关于“劳动解放”社中的孟什维克倾向问题》，《无产阶级革命》1928年第9期。

5. 阿·亚·安德鲁茨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列宁格勒1929年版。

6. 维·马拉霍夫斯基：《普列汉诺夫论民粹派的本质》，《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期，第179—220页。

7. 维·马拉霍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之间〈我们的意见分歧〉》，《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5年第11期，第58—77页。

8. 斯·维戈德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如何批判民粹派？》，《在农业战线上》1931年第3期，第75—92页。

9. 维·基尔波京：《普列汉诺夫早期的经济理论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问题》^①1931年第5—6期，第129—166页。

10. 《马克思、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民粹派和“民意党”》（论文集），莫斯科1931年版，共196页。

11. 阿尔克希夫：《“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莫斯科1932年版。

12. 维拉·菲格纳：《不朽的著作》第1卷，莫斯科1932年版。

13. 斯·车诺莫尔狄克：《“劳动解放”社五十周年纪念》，《劳役和流放》1933年第10、12期。

14. 伊·加尼切夫：《普列汉诺夫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斗

^① 《马克思主义问题》，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1928—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1931—1932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原为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机关刊物，1930年以后为苏联中央执委会共产主义科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机关刊物。

争》，《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8年第6期，第159—166页。

15. 伊·布洛维尔：《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经济问题》第5期，莫斯科1938年版，第161—178页。

16. 莫·莫斯卡列夫：《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的决裂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历史杂志》第11期，莫斯科1938年版，第44—54页。

17. 伊·布洛维尔：《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9年第2期，第72—86页。

18. 伊·布洛维尔：《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莫斯科1960年版，共230页。

19. 莫·卡马里：《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1939年第1期，第143—156页。

20. 莫·罗森塔尔：《普列汉诺夫论美学问题》，《文学批评家》1937年第7—9期；莫斯科1939年出版单行本。

21. 莫·罗森塔尔：《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文学〉文集序言》，莫斯科1948年版（见《艺术与文学》一书）。

22. 斯·普·巴季谢夫：《格·瓦·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现代科学》第8期，莫斯科1939年版，第84—101页。

23. 米·特·约夫楚克：《论格·瓦·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课堂记录稿），莫斯科1940年版，共44页。

24. 米·特·约夫楚克：《格·瓦·普列汉诺夫及其哲学史著作》，莫斯科1960年版，共314页。

25. 阿·古尔什谢英：《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批评思想》，《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45卷，第654—663页，莫斯科1940年版。

26. 普·弗·尤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大会上的报告）》，《苏联科学院院报》莫斯科1943年出版第7—8期，第93—97页。

27. 伊萨赫·伯林：《论普列汉诺夫的〈保卫唯物主义〉》，《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英文）第28卷，1949年。

28. 阿·伊·别尔德曼：《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学位论文提要）》，莫斯科市师范学院1950年版。

29. 维·亚·福米娜：《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见《俄国哲学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629—703页。

30. 维·亚·福米娜：《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唯物主义哲学的评价》，见《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史》莫斯科1952年版，第271—300页。

31. 莫·伊·苏沃罗娃：《普列汉诺夫在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中经济观点的演变（学位论文提要）》，苏联高等教育部和国立莫斯科大学出版，莫斯科1952年，共16页。

32. 尤·兹·波列沃依：《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历史问题》1954年第8期，第48—64页。

33. 尤·兹·波列沃依：《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莫斯科1959年版。

34. 艾萨克·多伊彻：《权威的预言家》，纽约1954年英文版。

35. 鲍·亚·恰根：《普列汉诺夫及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年版，共302页。

36. 鲍·亚·恰根：《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论证和发展》，列宁格勒1957年版，共71页。

37. 鲍·亚·恰根：《格·瓦·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探究》，列宁格勒1977年版，共290页。

38.伯顿·鲁宾：《普列汉诺夫与苏维埃文艺批评》，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英文）第15卷，1956年。

39.耶·阿·斯克里皮列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法学观点》，《苏维埃国家与法》1956年第10期。

40.伊·布·明德林：《格·瓦·普列汉诺夫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历史问题》1956年第12期，第3—16页。

41.费·雅·波梁斯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国立莫斯科大学学术报告集第179集1956年版，第147—186页。

42.费·雅·波梁斯基：《普列汉诺夫和俄国经济思想》，国立莫斯科大学1965年版，共473页。

43.帕·瑟·特罗菲莫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点》，莫斯科1956年版，共38页。

44.伊·伊·切尔卡索夫：《关于评论格·瓦·普列汉诺夫哲学观点中的某些错误》，《哲学问题》1957年第1期。

45.弗·耶·古谢夫：《普列汉诺夫和人种学问题》，《苏维埃人种学》1957年第1期，第3—16页。

46.维·阿·库金：《格·瓦·普列汉诺夫为捍卫和丰富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民粹派的斗争》，喀山大学学术报告集第117集（两卷集）第1册，1957年版，第30—35页。

47.恩·伊·佐林：《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年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国立绥拉菲莫维奇教育学院学术报告集》第8集，斯大林格勒1957年版。

48.马·鲍·米丁：《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莫斯科1957年版，共29页。

49.米·伊·西多罗夫：《格·瓦·普列汉诺夫与十九世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史问题》，苏联科学院莫斯科1957年版，

共146页。

50.加·佩特洛维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塞尔维亚文1957年版，共349页。

51.埃·亚·布列格尔：《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经济观点的批判》，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术报告集第10集，1958年版，第51—68页。

52.格·斯·茹伊科夫和伊·恩·库尔巴托娃：《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劳动解放”社的联系》，《历史档案》1958年第6期。

53.格·斯·茹伊科夫：《“劳动解放”社》莫斯科1962年版。

54.格·斯·茹伊科夫：《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劳动解放”社》，列宁格勒1975年，共326页。

55.弗·格·阿斯塔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论美感》，《塔吉克大学学术报告集》第19集第2册文科部分，1958年版。

56.弗·格·阿斯塔霍夫：《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苏联文艺批评中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美学思想》，杜尚别^①1973年版，共216页。

57.塞缪尔·哈·巴伦：《普列汉诺夫笔下的俄国——西方对一个“东方社会”的冲击》，《思想史季刊》第19册，1958年6月英文版。

58.塞·哈·巴伦：《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与苏维埃历史科学的发展》，《苏联研究》第26卷第3期，1974年6月英文版。

59.塞·哈·巴伦：《普列汉诺夫主义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的复兴》，《俄罗斯评论》第33卷第4期，1974年10月英文版。

① 杜尚别为苏联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

60.布·恩·巴赫塔泽：《格·瓦·普列汉诺夫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梯比里斯师范学院文集第13集，1959年格鲁吉亚文版，第243—264页。（文中分析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著作部分有俄文摘要）

61.德·切尔卡申：《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点》，哈尔科夫1959年版，共176页。

6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

63.弗·普·特卡钦科：《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一八九四——一九〇三年）》，《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文集》，莫斯科1959年版。

64.弗·斯·比勃列尔和阿·格·斯洛尼姆斯基：《格·瓦·普列汉诺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塔吉克大学学术报告集第27集，1960年版，第96—110页。

65.《关于“劳动解放”社、“译者协会”和其它革命小组的出版和宣传活动》，见弗·尤·萨麦多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阿塞拜疆的传播》，巴库1962年版。

66.弗·普·克拉萨文：《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经济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斗争史》，皮尔姆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文集，1960年第2集，第69—82页。

67.阿·勒·夏皮罗：《格·瓦·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历史观点的演进》，《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历史编纂学》讲稿集，列宁格勒1962年版。

68.尤·维·维什雅尼亚科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莫斯科州师范学院学术报告集第115集第4册历史，1963年版，第185—220页。

69.施·莫·列文：《格·瓦·普列汉诺夫是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苏联史学史和史科学论文集》，莫

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版，第20—75页。

70. 维·阿·鲁札耶夫：《格·瓦·普列汉诺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家》，莫斯科1963年版，共79页。

71. 阿·弗·萨那耶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论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反动作用》，克麦罗沃^①1963年版83页。

72. 久迪斯·弗朗西斯·菲恩利布：《普列汉诺夫对列宁：改良对革命》，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打字稿（存该校图书馆），1964年。

73. 沃·叶·科扎克：《格·瓦·普列汉诺夫论十九世纪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基辅1964年版，共174页（作为学位论文提要于1959年出版过16页的单行本）。

74. 普·阿·帕雷金：《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社会心理学文集》，莫斯科1965年版。

75.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图书文献索引》，列宁格勒1965年版，4册。（第1册，纳·阿·德米特里也娃、特·勃·约飞、伊·恩·库尔巴托娃等编，共329页；第2册，纳·阿·德米特里也娃、伊·恩·库尔巴托娃、莫·伊·列别杰夫等编，共423页；第3册，纳·弗·安得烈也夫、纳·阿·德米特里也娃、特·维·多斯托也夫斯卡娅等编，共315页；第4册，补充索引，尔·阿·科尔加、伊·恩·库尔巴托娃、阿·弗·西罗托娃编，共206页）

76. 姆·格·费多罗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托姆斯克大学学术报告集》第64集第3分册《科学方法论和逻辑问题》，1966年版。

77.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文献和资料集），3卷本第1卷，莫斯科1966年版。

① 克麦罗沃为苏联俄罗斯联邦克麦罗沃州首府。

78. 布·伊·布尔索夫：《现实主义永生光辉》，列宁格勒1967年版。

79. 佩·阿·尼科拉也夫：《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莫斯科1968年版，共244页。

80. 斯·姆·弗列贡托娃：《格·瓦·普列汉诺夫和艺术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报告集》第17集第3分册《经济学·哲学·法学》，1968年版。

81. 格·格·沃多拉佐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特点）》，莫斯科1969年版，共208页。

82. 亚·亚·科茹林：《倍倍尔和普列汉诺夫为科学的无神论而斗争的历史》，列宁格勒1972年版，共84页。

83. 弗·布斯塔尔纳科夫：《三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文学遗著〉》，《哲学问题》1975年第6期。

84. 阿·季·卡扎柯夫：《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口问题》（弗·伊·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著作研究），莫斯科1975年版，共196页。

85. 安·赫·维科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保加利亚索非亚1978年保文版，共234页。

86. 斯·维·秋秋金：《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普列汉诺夫》，莫斯科1981年版，共330页。

（六）其他有关论著和资料

1. 克·菲舍尔：《新哲学史》，圣彼得堡1902年版。

2. 布·巴西列夫斯基编：《十九世纪俄国政府的罪行》，斯图加特1903年版。

3. 布·巴西列夫斯基编：《民意党文献集》，巴黎1905年版。

4. 阿·图恩：《俄国革命运动史》（有普列汉诺夫为该书写

的序言)，日内瓦1903年版，共392页。

5. 维·伊万诺夫-拉齐姆尼克：《俄国社会思想史》两卷本，圣彼得堡1908年第2版。

6. 维·伊万诺夫-拉齐姆尼克：《艺术与社会生活》，1911年第2版，出版地点不详。

7. 恩斯特·翁特曼：《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慕尼黑1910年德文版，共753页。

8. 维·鲍古柴斯基：《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政治斗争史》，莫斯科1912年版。

9. 尔·卡门耶夫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社会民主党俄文书刊目录索引(一八八三——一八九五年)》第1卷，巴黎1913年版。

10. 勒·杜默：《德国的社会主义》，《世界大战》1914年12月12日，日内瓦法文版。

11. 维·申·格拉西莫夫：《半个世纪前的俄国工人》，彼得格勒，出版年代不详。

12. 恩·巴图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纲》，莫斯科1922年第2版。

13. 莫·布鲁斯涅夫：《俄国最早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诞生》，《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第2期。

14. 奥·阿·厄曼斯基：《残余分子》，莫斯科1927年版。

15.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资料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

16. 特·波塔什：《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第12期。

17. 伊·拉拉扬茨《布尔什维主义的来源》，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

18. 迈克尔·弗洛林斯基：《俄罗斯帝国的覆灭》，新

港^①1931年英文版。

19. 詹姆士·邦扬和恩·恩·菲舍：《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1934年英文版。

20. 威廉·恩·詹伯林：《俄国革命》两卷本，纽约1935年英文版。

21. 莫尔·法因舒德：《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大战》，坎布里奇^②1935年版。

22. 哈罗德·温斯坦和吉恩·饶勒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爱国主义思潮的研究》，纽约1936年英文版。

23. 维·舒尔金：《十九世纪四十一——六十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9年第5—6期。

24. 奥尔加·希·甘金和哈·希·菲希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40年英文版。

25. 迈克尔·卡波维奇编：《俄国文化史纲》3卷本，美国费城1942年英文版。

26. 伯特伦·沃尔夫：《三个人实现了一场革命》^③，纽约1948年英文版。

27. 鲍·亚·恰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列宁格勒1948年版。

28. 维·莫·什捷因：《十九——二十世纪俄国社会经济思想发展纲要》，列宁格勒1948年版。

29. 尼古拉斯·伯迪阿也夫：《俄国思想》，纽约1948年英

① 新港为美国康涅狄格州南岸一城市，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

② 坎布里奇为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一城市，著名的哈佛大学所在地。

③ 三个人指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托洛茨基。

文版。

30. 格·特·罗宾逊：《在旧制度下的农业的俄国》，纽约1949年英文第2版。

31. 埃·恩·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1卷，伦敦1950年英文版。

32. 恩·奥·洛斯基：《俄国哲学史》，美国1951年英文版。

33. 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纽约1952年英文版。

34. 休·塞通-沃森：《俄罗斯帝国的没落》，伦敦1952年英文版。

35. 扎·尔·赫·凯普：《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一八九八——一九〇七年）》，未发表的学位论文，伦敦大学1953年英文本。

36. 彼·伯·司徒卢威：《我同列宁的交往和冲突》，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英文）第12、13卷，1953、1954年。

37. 维·维·增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两卷本，克林译，纽约1953年英文版。

38. 《俄国文学史》第10卷（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文学），列宁格勒-莫斯科1954年版。

39. 罗伯特·德·沃恩：《同盟国与俄国革命》，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54年版。

40. 大卫·福特曼：《红色的序幕》，美国康涅狄格州新港1954年英文版。

41. 约翰·普拉门纳兹：《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伦敦1954年英文版。

42. 利奥波尔·海姆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5年英文版。

43.西德尼·胡克：《历史上的英雄》，美国波士顿1955年英文版。

44.杰·莫·迈杰：《知识与革命》，荷兰阿森1955年英文版。

45.托马斯·格·马萨里克：《俄国的精神》两卷本，伦敦1955年英文第2版。

46.尤金·皮齐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窝基1955年英文版。

47.卡尔·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对绝对权力的比较研究》，美国康涅狄格州新哈芬1957年英文版。

48.卡尔·威特福格尔：《对俄国社会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世界政治》（英文）第12卷第4期，1960年7月。

49.德·瓦·特勒戈尔德：《列宁及其对手们，为俄国的未来而奋斗（一八九八——一九〇六年）》，纽约1955年版。

50.乔治·费希尔：《俄国的自由解放思潮：从贵族到知识界》，美国坎布里奇1958年英文版。

51.奥托·霍埃茨：《俄国进化史》，德文版（五十年代出版，地点不详）。

52.尔·弗·丹尼尔：《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命运和归宿》，《思想史季刊》第21卷，1960年英文版。

53.伦纳德·斯卡皮罗：《共产党与苏维埃联盟》，纽约1960年英文版。

54.约翰·雷谢特：《苏共简史》，纽约1960年英文版。

55.《俄国经济史》第2卷第2册，莫斯科1960年版。

56.罗伯特·普·白劳德和亚历山大·费·克伦斯基^①合编：

① 亚·费·克伦斯基（1881—1970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曾任临时政府总理兼总司令，1918年逃到国外，后移居美国，从事反共反苏宣传。

《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文献集》，3卷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1961年英文版。

57. 列·伊·布列维奇：《天然财富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莫斯科1961年版。

58. 阿尔弗雷德·迈尔：《列宁主义》，纽约1962年英文版。

59. 田中真晴：《俄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本京都1967年日文版。

60.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哲学史》第3、4卷，莫斯科1968年版。

61. 鲍·亚·恰根：《伦理学历史概论》，莫斯科1969年版。

62. 米·乔·费多罗夫：《十九世纪的俄国进步思想：从地理决定论到历史唯物论》，新西伯利亚科学院1972年版，共160页。

63. 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历史科学及其发展前景》，《共产党人》1973年第11期。

64. 莫·克·杰瓦诺夫斯基：《苏俄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79年英文版。

65. 安·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英国牛津1980年英文版（本书作者为波兰人，原书于1973年出波兰文版，1979年美国出英文版，书中第十八章“由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论及普列汉诺夫）。

附录三 普列汉诺夫著作中译本出版记年

以下把我们搜集到的、从1923年到1983年在我国发表或出版的全部普列汉诺夫著作中译文或中译本列出，材料按发表或出版时间顺序排列。

1923年

《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即《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Plechanoff、卜莱昌诺夫著，一鸿译，断续连载于1923年11月19日—1924年2月27日《晨报》副刊。

1924年

《辩证法与逻辑》，蒲列哈诺夫著，郑超麟译，《新青年》季刊第8期，1924年8月1日出版。

1929年

1. 《艺术论》，蒲列哈诺夫著，林柏重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4月30日印行。

2. 《史的一元论》，蒲列哈诺夫著，吴念慈重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6月27日印行。1930年、1935年重印。

3.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春潮》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7月15日出版。

4. 《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8月出版，1930年重印。

5. 《论法兰西的悲剧与演剧》，蒲力汗诺夫著，画室（即

冯雪峰)译,《朝花旬刊》第1卷第1、2期,1929年8月1日、10日出版。

1930年

1.《从唯心论到唯物论》,蒲列哈诺甫著,王凡西译,上海沪滨书局1930年2月印行。

2.《马克思主义底哲学问题》,蒲列罕诺夫著,章子健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2月5日出版。

3.《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的第一章),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文艺研究》季刊,1930年2月15日出版。

4.《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蒲力哈诺夫著,李史翼、陈颢合译,上海真善美书店1930年4月4日出版。

5.《近代唯物论史》,乔治·普赖汉诺夫著,王若水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4月出版。

6.《由唯心论到唯物论》,蒲勒哈诺夫著,高晶斋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5月5日出版。

7.《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蒲列汉诺夫著,李麦麦译,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5月8日出版。

8.《现代经济的基本问题》,蒲列汉诺夫著,李麦麦译,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5月出版。

9.《战斗的唯物论》,樸列寒诺夫著,杜畏之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6月出版。

10.《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蒲列哈诺夫著,成嵩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9月初版。

11.《唯物史观》,蒲列哈诺夫著,史鲁岩译,上海社会书店1930年10月出版。

12.《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蒲列哈诺夫等著,刘侃元

译，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出版。

13. 《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上海光华书店1930年出版。

14.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蒲列哈诺夫著，青锐译，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4月7日出版。

1931年

《社会科学原论》，蒲列哈诺夫著，李麦麦译，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出版。

1932年

1. 《无政府主义批判》，蒲列哈诺夫著，青锐译，上海辛垦书店1932年出版。

2. 《由唯心论到唯物论》，普勒哈诺夫著，高晶斋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出版。

1934年

《托尔斯泰论》，乌里雅诺夫（即列宁）、普列哈诺夫著，何畏、克己合译，思潮出版社1934年2月初版。

1935年

《哲学底根本问题》，普列哈罗夫著，李麦麦译，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9月10日初版。

1936年

《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普列哈诺夫著，瞿秋白译，载于1936年鲁迅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

述林》（诸夏怀霜社校印）。

1937年

1.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蒲列哈诺夫著，张仲实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1947年重印。

2. 《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中册，蒲列哈诺夫著，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11月出版。

3. 《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重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1947年重印。

1939年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蒲列哈诺夫著，彭康译，上海长虹社印行，1939年8月初版。

1940年

1. 《战斗的唯物论》，布列哈诺夫著，杜畏之译，言行出版社刊行，1940年5月3日。

2. 《卡尔·马克思》，蒲列哈诺夫著，何封译，载于读书出版社1940年于上海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

1946年

1.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哈诺夫著，博古译，晨光书店1946年出版。

2.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哈诺夫著，博古译，华中新华书店1946年9月出版。

1948年

1.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蒲列汗诺夫著，张仲实译，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

2.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蒲列汗诺夫著，张仲实译，哈尔滨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

3.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哈诺夫著，唯真译，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出版中文本，以后多次重印。

1949年

1.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普列哈诺夫著，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49年出版。1952年、1961年重印。

2.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哈诺夫著，唯真译，山东新华书店和上海新华书店分别于1949年出版。上海新华书店于1950年重印。

3.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哈诺夫等著，唯真等译，华北大学1949年5月出版。

4.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蒲力哈诺夫著，列夫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5. 《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普列哈诺夫著，瞿秋白译，载于1949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此书于1950年2月重印。以上4篇文章又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2册。

6.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哈诺夫著，博古译，解放社1949年出版。1950年重印。

1950年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哈诺夫著，高晶斋译，上海正风出版社1950年12月出版。

1951年

1. 《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传》，普列哈诺夫著，张时任编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出版。

2.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唯真译，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

3. 《唯物论的历史观》，普列哈诺夫著，晏成书译，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编译室编，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1953年、1957年重印。

1953年

1.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哈诺夫著，高晶斋译，上海文明书局1953年出版。

2.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哈诺夫著，博古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

3. 《唯物论史论丛》，普列哈诺夫著，王太庆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1955年重印。

1955年

《我们的意见分歧》，普列哈诺夫著，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1961年重印。

1956年

《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普

列哈诺夫著，冰夷译，《译文》1956年12月号。

1957年^①

1. 《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论文集）》，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1961年、1965年重印。

2. 《论西欧文学》，吕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5月出版。

3.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1959年重印。

4.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5. 《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出版。

6. 《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冰夷译，《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

7.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李魁译，《哲学译丛》1957年第6期。

8.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序言和注释》，载于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此书以后多次重印。

^①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在我国曾有过28种各式各样的译法，在我们合著的《普列汉诺夫评传》第十八章第二、三、四节和1957年以前的中译本目录中都已反映出来。从1957年以后，已经规范化，统一译为“普列汉诺夫”，所以我们从这年起省略去著者的名字。顺便指出，“普列汉诺夫”这种译法曾见瞿秋白1932年7月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在此文中出现六次，见《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951—958页），但在多数场合，瞿秋白是用“普列哈诺夫”。

1958年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江文若、潘文学合译，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1959年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刘若水等译，三联书店1959年6月出版。

1960年

《艺术与社会生活》（上、中、下），冰夷译，《世界文学》1960年第2—4期。

1961年

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泽湘、柳明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9月出版。

2.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唯真译，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1964年、1965年重印。

3. 《唯物主义史论丛》，王太庆译，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

4. 《俄国批评的命运——评伏伦斯基〈俄国批评家·文学概论〉》、《〈关于经济因素〉（片断）》，冰夷译，《世界文学》1961年第11期。

1962年

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刘亦宇、张仲实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7月出版。

2. 《论战争》，王荫庭译，1962年12月出版。

3. 《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丰陈宝、杨民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

4. 《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王荫庭译，载于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

1964年

1.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上册，虚容译，三联书店1964年2月版。

2. 《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64年12月出版。1973年重印。

1965年

1.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1908年）》下册，虚容译，三联书店1965年7月版。

2. 《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柳明、石柱译，三联书店1965年1月出版。

1974年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汝信、刘若水等译，三联书店1974年10月出版。

1980年

1. 《托尔斯泰和大自然》，倪蕊琴译，《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

2. 《政论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对托尔斯泰的批判）》，陈复兴译，《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3. 《土地平分社宣言》，李吟波译，《马列著作编译资

料》总第10辑，1980年8月出版。

4. 《土地平分》，李吟波译，《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总第10辑，1980年8月出版。

5. 《拉萨尔评传》，张文焕译，《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总第12辑，1980年12月出版。

6.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80年1月出版。

7. 《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普列汉诺夫等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出版。（此书收入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三章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两篇论文）

8. 《在祖国的一年》，王荫庭、杨永译，1980年7月出版。

1981年

1. 《拉萨尔评传》（续），张文焕译，《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总第13辑，1981年2月出版。

2.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汝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3. 《卡尔·马克思与列夫·托尔斯泰》，杨宗建、卢永茂、唐素云译，《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4.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一），沈澄、蒯启发译，陆钟祥校，《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总第18辑，1981年11月出版。

5. 《普列汉诺夫的几封信》（共六封），苏冬普、陈启能、许征帆译，《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1982年

1.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二、三、四、五), 沈澄, 蒯启发译, 陆钟祥校,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19、20、21、24辑, 1982年2、4、6、12月出版。

2.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 王荫庭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20辑, 1982年4月出版。

3. 《预兆性的错误》(片断), 倪蕊琴译, 载《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

4. 《再论托尔斯泰》(片断), 倪蕊琴译, 载《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5. 《评列·伊·梅奇尼柯夫的书》, 王荫庭译, 《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

1983年

1.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六), 沈澄、蒯启发译, 陆钟祥校,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25辑, 1983年2月出版。

2.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 程代熙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收入七篇文章)。

3. 《论象征主义》(节译自《亨利克·易卜生》一文), 郭值京译, 姜其煌校, 《世界艺术与美学》第1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4. 《能否用美的标准的相对性来为现代主义辩护?》(节译自《艺术与社会生活》), 劲草译, 嘉仁校, 《世界艺术与美学》第1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5. 《论工人运动的心理(评高尔基《敌人》)》, 陈冰夷

译，《文艺理论译丛》1983年第1期。

6.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高敬增译、王荫庭校，《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27辑，1983年5月出版。

7. 《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十封信》，高敬增、高放译，《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28辑，1983年9月出版。

8. 《关于劳动解放社的三篇史料》（《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问题》、《关于出版〈工人丛书〉问题》、《纪念“劳动解放社”成立三十周年（致纽约党组织的信）》），高敬增译，于沛、王荫庭校，《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1983年10月出版。

9.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两卷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收入十九篇文稿）。

附录四 建国以来我国出版物中介绍和 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作品目录^①

1950年

《普列汉诺夫》，霍敏纳著，陆小泉译，《翻译》（月刊）
1950年第2卷第4期。

1955年

《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点》，柯兹优拉与西多罗夫合著，黄
嘉群译，《文史哲》1955年第12期。

1956年

1. 《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波列伏依著，郑之光译，
《史学译丛》1956年第1期。

2. 《介绍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陈连
舫，《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

3. 《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演化》，西多罗夫
著，余恂译，《哲学译丛》1956年第8期。

4. 《普列汉诺夫》（“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谢德洛夫、
米亚斯尼柯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56年7月出版。

5. 《1903—1913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捍

^① 本资料截止到1983年末，凡世界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外国哲学史、外国文学史、文艺理论等专著中的有关论述未列在内。

卫、传播与论证》，福明娜著，张祺译，《文史哲》1956年第9期。

6.《普列汉诺夫——苏联人民的杰出思想家》，薇拉·福米娜著，万峰译，《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1日。

7.《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纪念格·瓦·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仲系，《文汇报》1956年12月11日。

8.《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纪念格·瓦·普列汉诺夫诞生一百周年》，梁成瑞，《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2日。

9.《需要学习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汪子嵩，《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6日。

1957年

1.《对陈连舫所写的〈介绍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文的批评》，傅雄烈、王九龄，《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

2.《普列汉诺夫和印象主义》，爱连格罗斯著，张同霞译，《美术》1957年第2期。

3.《普列汉诺夫反对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奥库罗夫著，高磊译，《哲学译丛》1957年第4期。

4.《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谢尔宾娜著，李甦译，《哲学译丛》1957年第4期。

5.《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弗米诺，《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4月出版。

6.《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和艺术观》，福明娜著，向群、余恂译，《哲学译丛》1957年第5期。

7.《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研究》，福明娜著，汪裕荪、高磊译，《哲学译丛》1957年第6期。

8.《普列汉诺夫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在反对修正主义斗

争中的作用》，伏明娜著，小森译，《文史哲》1957年第6期。

9.《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一》，杨永志，《光明日报》1957年6月30日。

10.《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的论战——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二》，杨永志，《光明日报》1957年7月7日。

11.《普列汉诺夫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三》，杨永志，《光明日报》1957年7月14日。

12.《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福明娜著，郭从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

13.《普列汉诺夫的经济观点》，费·雅·波梁斯基著，季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版。

14.《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评介》，葛力，《光明日报》1957年9月15日。

15.《普列汉诺夫对于原始艺术若干问题的阐发》，伊万诺夫著，罗致平译，《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9月号。

16.《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福米娜著，汝信译，三联书店1957年9月版。

17.《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四》，杨永志，《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日。

18.《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五》，杨永志，《光明日报》1957年12月8日。

1958年

《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哲学史问题》，约夫楚克著，黄文群译，《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1959年

1.《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札记》，列宁

著，孙家衡译，《哲学研究》1959年第4期。

2.《普列汉诺夫的文学艺术观点》，福米娜著，汝信译，《艺术研究资料》，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院编印，1959年第11期。

1961年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汝信，《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7日（此文后来收入作者的《西方美学论丛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1962年

1.《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吴元迈，《光明日报》1962年1月28日。

2.《曾经反对过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怎样堕落成修正主义者？》，吴江，《红旗》1962年第23—24期（后收入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论文集《历史辩证法》）。

1963年

1.《评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王子野，《新建设》1963年第2期。

2.《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王先睿，《光明日报》1963年3月8日。

3.《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美学思想》，耿恭让，《江汉学报》1963年第9期。

1964年

1.《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批判》，高敬增，《江海学刊》1964年第8期。

2.《普列汉诺夫》（外国历史小丛书），陈启能，商务印书

馆1964年11月初版。

1977年

《叛徒惜叛徒——评苏修为叛徒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翻案》，范秀竹，《人民日报》1977年2月23日。

1978年

1.《列宁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许复宁、王乃禧，《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2.《陈伯达制造的“普列汉诺夫事件”》，刘梦溪，《理论动态》第56期，1978年4月20日。

3.《胡乔木同志对〈陈伯达制造的“普列汉诺夫事件”〉一文的意见》，《理论动态》第65期，1978年6月5日。

4.《论原始民族的舞蹈——读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叶宁，《舞蹈》1978年第6期。

1979年

1.《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读〈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札记》，李森学，《吉林日报》1979年1月17日。

2.《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小短评，未署名）《吉林日报》1979年1月24日。

3.《列宁论普列汉诺夫》，董庭芝辑，《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2期（后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

4.《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读书札记》，刘梦溪，《光明日报》1979年2月17日。

5.《历史人物评价三题——从普列汉诺夫谈起》，张兹署，《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6.《是谁最先开展对伯恩施坦的批判的?》，延艺云，《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7.《普列汉诺夫的追悼会》，朱榕(即高放)、高敬增，《新时期》1979年第2期。

8.《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兼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高放，《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9.《一本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普列汉诺夫1898年发表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吴秉元，《解放军报》1979年7月25日。

10.《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计永佑，《美学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11.《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吴元迈，《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8期。

12.《普列汉诺夫》，《辞海》上海辞书社1979年版。

1980年

1.《评〈辞海〉“普列汉诺夫”条》，王荫庭，《光明日报》1980年1月14日。

2.《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刘梦溪，《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未必建立了文艺学的完整理论体系，普列汉诺夫是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第一人)。

3.《评普列汉诺夫关于审美活动的论述》，楼昔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4.《一个本本主义者的悲剧——论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的一个特点》，陈启能，《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

5.《“断简残篇”、普列汉诺夫及其它——与刘梦溪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问题》，汪裕雄，《红淮论坛》1980年第

2期。

6.《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王荫庭，《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7.《普列汉诺夫论列夫·托尔斯泰》，吴元迈，《苏俄文学》1980年第3期。

8.《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论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关系》，王荫庭，《光明日报》1980年4月24日。

9.《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生物学的人性论的批判之一》，黄药眠，《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

10.《普列汉诺夫论原始民族的艺术》，朱梁，《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11.《试论普列汉诺夫》，陈忠雄，《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

12.《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陈复兴，《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

13.《谈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文艺观》，印锡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4.《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演变》，侯尚智，《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15.《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基本理论》，安延明、吴晓明，《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

16.《评两本普列汉诺夫传记》，陈启能，《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17.《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吴元迈，《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18.《〈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质疑——与刘梦溪同志商榷》，李贵仁，《人文杂志》1980年第5期。

19.《略论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张兹署，《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20.《伟人并非‘救世主’——读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袁良培，《浙江日报》1980年10月14日。

21.《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王荫庭，《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

22.《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1903—1913年的活动成就的？兼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成就》，陈忠雄，《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6期。

23.《普列汉诺夫论地理环境的作用》，陈延琳，《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24.《普列汉诺夫传》，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著，宋洪训、纪涛、谢梅馨、李兴耕译，三联书店1980年12月出版。

1981年

1.《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陈启能，《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2.《普列汉诺夫》（外国历史小丛书），陈启能，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出版（即1964年初版的修订本）。

3.《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余源培，《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

4.《普列汉诺夫论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陈启能，《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5.《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拉萨尔评传〉》，梁赞诺夫著，张文焕译，《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总第13辑，1981年2月出版。

6.《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许苏民，《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

7.《读〈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札记》，李少雍，《福建

师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8.《‘象形文字’论再认识》，张庆，《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9.《如何正确评价普列汉诺夫》，王桂民，《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2期。

10.《苏联第一部〈普列汉诺夫传〉简介——苏联社会科学界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新倾向》，王国跃、叶月明翻译整理，《国际共运教研资料》1981年第2期。

11.《批判英雄史观的杰作——读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陈大维，《青海日报》1981年4月1日。

12.《普列汉诺夫与高尔基》，吴元迈，《苏联文艺》1981年第3期。

13.《普列汉诺夫论文艺批评家》，印锡华，《群众论丛》1981年第3期。

14.《比面包更需要，比金钱更宝贵——普列汉诺夫买书的故事》，陈启能，《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6期。

15.《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赵克毅，《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16.《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功利主义艺术观的论述》，王又如，《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

17.《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审美理论之生物学的人性论及其他》，黄药眠，《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18.《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格·普·谢苗诺娃著，裴兆顺译，《苏俄文艺》1981年第3辑。

19.《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学习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裴烽、孙莉，《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20.《略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史的研究》，朱传

梁、王荫庭，《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21.《普列汉诺夫早期政治思想》，魏学琪，《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

1982年

1.《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理论价值》，林辉基、孟庆仁，《东岳论丛》1982年第1期。

2.《简介对普列汉诺夫两个哲学观点的评价》，唐幸存，《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1期。

3.《普列汉诺夫研究在苏联和保加利亚》，马细谱，《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

4.《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讨论综述》，邵波，《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2期。

5.《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夏景才，《历史人物论集》，吉林史学会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6.《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有没有认错？》，陈启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1982年3月出版。

7.《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传记资料）》，列·格·捷依奇著，宋洪训译，同上书。

8.《〈普列汉诺夫传〉》（书评），谷松，同上书。

9.《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张云勋、邹永图同志商榷》，何粹焜，《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

10.《对评价普列汉诺夫的一点意见》，王铭，《中学历史》1982年第2期。

11.《一本深挖无政府主义祖坟的名著——评介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高放、高敬增，《昭乌达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12.《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探讨及其方法论意义》，马绍孟、谢淀波，《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命运》，王荫庭，《读书》1982年第6期。

14.《普列汉诺夫‘象形文字论’辨析》，施锐琴，《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5.《全面评价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毋德印，《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6.《普列汉诺夫文艺遗产中的几个问题》，吴元迈，《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1982年6月出版。

17.《瞿秋白与普列汉诺夫》，高放、高敬增，《东岳论丛》1982年第4期。

18.《普列汉诺夫著作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传播》，高放、高敬增，《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

19.《普列汉诺夫社会结构理论初探》，李明华，《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20.《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的贡献和缺陷》，何梓焜，《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1.《普列汉诺夫论易卜生的思想和艺术》，印锡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2.《德波林与普列汉诺夫》，张念丰，《学术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另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23.《〈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评介》，程代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24.《普列汉诺夫》，陈冰夷，《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第811—813页。

25.《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研究》，马泽民，《中

国哲学年鉴（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93—94页。

26.《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情况述评》，谢淀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三联书店1982年12月出版，第338—360页。

1983年

1.《纵观一生 功大于过——评普列汉诺夫》，高放、高敬增，《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2.《普列汉诺夫与实例的总和》，王荫庭，《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25辑，1983年2月出版。

3.《普列汉诺夫论唯物史观》，李清崑、赵家祥，《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4.《谈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述的几个特点》，卢娟，《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5.《普列汉诺夫怎样论述艺术的起源》，张育新，《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6.《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李清崑，《情报与研究》1983年第1期。

7.《普列汉诺夫的托尔斯泰论》，陈复兴，《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8.《论普列汉诺夫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贡献》，王荫庭，《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9.《“马克思主义非现代斯宾诺莎主义”辨》，王荫庭，《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0.《鲁迅与普列汉诺夫》，高放、高敬增，《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1.《〈普列汉诺夫评传〉前言》，高放、高敬增，《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12.《“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周邦，《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9辑，1983年8月出版。

13.《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功绩——纪念劳动解放社成立一百周年》，高放、高敬增，《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14.《普列汉诺夫道德学说简论》，王荫庭，《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

15.《浅谈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卢娟，《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16.《劳动解放社》，波列伏依著，王荫庭译，《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0期（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第7卷，1972年版）。

17.《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说述评》，潘春葆，《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

18.《普列汉诺夫论黑格尔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思想对唯物史观创立的影响》，胡贤鑫，《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19.《普列汉诺夫论宗教》，李澄，《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